周易本義注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易本義注

（三）

胡方撰

周易本義註卷之三

周易下經 一

䷞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占例。亨字直言卦後之義。餘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　註感有必通之理三句。正見卦有帶示人之義也。　註其卦爲咸句及其占亨三字頂上下止悅五句言。而利貞及下句頂少男少女五句言。　取女是感通後相求之極深者。取女吉言感既通後可以无求不遂也。非專爲取女占。觀註下文統言感以承之可見。　註失其亨。就亨後言。謂始合終暌所爲皆凶。反明取女吉是所爲皆吉。不正則仁之過必相陵。義之過必相怨。是失其亨。相陵則於我無敬。相怨則於我無愛。皆不得其相助之力。故所爲皆凶。

彖曰。咸、感也。

此只釋卦名之字義。其所以得此名之義未釋。故下節補見之。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提撕之例。語氣例見履卦。是從彖詞見得其意而言之。謂由彖辭觀之。是謂卦有此。而感有此義。故能得亨。故是正而爲人之所利於固守。及固守之則吉者也。見感必如卦德乃得亨。必於卦象乃是正也。首二句只概言感以引起下文。未見誠正與否。未見亨貞之義。亨貞之義到下二句方見。感應正承明上下。以相與是陪筆。物之乖和皆相與之事。而此之相與則以和也。止說感之誠也。男下女是男感之正。而如是則女之應之。非應不正之感。卽女之正矣。所謂其接以禮也。男女謂一切相配。如男女之相配包年德在內。所謂其交以道也。正兼於正。感以正感。止悅是誠義。見彖註。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節以天地聖人萬物之感。廣證亨吉之義。是因彖辭而決之之例。化生和平是亨吉之凡。而非感之不專至與不正所能致。故可證亨吉之必在專至與正也。天地至大。人心至散。故非專至不能通。而化生之常而无妖。和平之善而非惡。皆正也。使以不正之感誨不正之應。安得有此。故可見感之專至與正也。兩感字皆該應在內。天感而地應。地感而天應。聖人感而人心應也。後二句結上文之詞。上文天地聖人有例見萬物在內。末句謂自天至萬物包聖人在中間。天地萬物之本。聖人萬物之首。故可例見萬物。感正兼於正感。感以正言。感以正又兼感者正感之正言。如人心聖人所當感者。是於正感。以和平教人。是感者正。用王者之禮樂政刑爲教。是感之正。猶男求年德相稱之女。又以六禮求之。六禮又以雁幣之儀直信之詞行之也。應正則於正應應者正而已。和平仁義之意。和相親。平各止其分也。後二句謂欲觀其所感應。則其所感應可得觀而見。且幷見其感應之情狀也。情指感之專至與正而亨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柔而下。不能自至於山。山之有澤。必山吸取之。故有虛受之象。虛受者不自滿而主於受。故不能自至者亦吸取之也。

初六。咸其拇。

艮之爲義。本取二陰性靡不固而陽止之。故初二皆取欲動之象。咸其拇。謂同在咸中而其象則爲拇。猶云以拇爲咸之象也。此爻註不言所以然。以二爻例見也。我之應物。亦所以轉生物之應。故應感皆謂之感。此爻之感以應言也。註動靜以物未感之先言。先无必應之意。然後能應所當應。故宜靜不宜動。伊尹之囂囂然。先无應湯之意也。三聘之幡然。應所當應也。占不待言。其占甚則凶。小亦悔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爻詞先由爻看出志在外而後係此象也。爻辭不言吉凶而意自以爲戒。蓋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邪便當戒。而人以循分爲理。願外則邪不待言矣。今亦重舉其事。重使人見其義也。謂爻辭云爻之象爲咸其拇。蓋身在最下而志在外。是如以拇爲咸也。爻辭如此。美耶刺耶。請試思之。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爻之陰柔卽不當其處。亦必取他象以見此意。但當其處卽取以爲象耳。非謂專以當其處得此象也。因其有能靜之德。故未定其凶而以居吉兩聽其自處。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提撕之例。見材質可成。勸人毋自負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辭云雖凶居吉。此爻有順不害義之占也。吉者居成之效。順卽是居。不害指中正之德言。謂无害其居而使之不成者。故可以求成而得吉也。居是不逆其分所當然。故曰順。不害卽反言有助。有不便於事之基地。則害於事之成。有便於事之基地。則有助於事之成。爻是善人无力之象。无力故可變而惡。善人故稍用力卽可返於善。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爻在三畫之卦本止陰者。今變爲咸體。與下二爻同變。反止爲隨之象也。執其隨。正申明咸其股之義。言股以隨爲主而爻正如此也。陰之咸是自爲者。此陽爻其咸是隨陰而然者也。一隨字卽當不能自守而隨之七字。執又執此也。吝上加往字。言止尙可免。開其自新之路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專決吝之占。以下截爲主。上截跌遞之筆耳。上二句決下句。并決上句。謂此咸其股者。由其所見之義言之。果是執其隨而咸其股。眞其象也。亦不處代隨字。執字自見言外爲此必是執此。不俟言也。下二句承執其隨而決其吝。志卽

執之意。謂所執在此。是執其下者也。下是一可羞。執下是愚懦所爲。又一可羞。在三爲之。是自喬木而入幽谷。又一可羞。故曰可咨之甚。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爻有心象。又有失其正之象。占總爲心失其正命詞也。上二句言當反之。下二句言不可任一引之前一驅之後也。吉者无物害。悔亡者无自愧。正者理當動而後動也。如是則所感者皆正人。所以感人者皆正道。小人无從見及。君子无從見惡。安有憂患以生憾恨。正卽不亂交人不亂爲交事。如是則心之動有節。故憧憧是其反。憧憧者。於人皆欲交於交之事皆欲爲。故是其心紛紛擾擾。如是則君子棄之。小人致之。故從止於小人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釋之例。爻詞急以吉悔亡勸貞。以朋從戒憧憧。貞與憧憧之爲美惡。口中未便標揭。此又卽貞與憧憧言其美惡。謂本事卽可分去取。不待其效。唯其如此。故聖人以其效勸戒人也。未感害者。未以感害其明潔廣大之體。卽未光大之反。以其感卽是本體之行也。心有不正之感。則汚穢而不明潔。充塞而不廣大。以其感是物欲爲主之發也。明潔廣大是美。汚穢充塞是不美。又一无負天之咎。一有棄天之罪。尤美惡之大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陽剛中正。其感之善可以各爻反見。唯六爻中未見无感之義。只此所當之處可因以著之。故舍陽剛中正而就所當之處起象占。以備感道之變。非謂爻之德有此失而卽所當之處寫之如前四爻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提撕之例。爻詞本先言不能感物而後言无私係。是抑揚並用。　无悔亦僅可之詞。今恐人因獨爲無私係下占。疑置不能感物爲不必論。或以脢自安。不復求進。故特申明爻辭有抑之之義以爲戒。　心无惡而有善者也。无惡无善。則死其心矣。何足以成人。此是道術之下者。志此是志乎道術之下者也。　末猶下也。　註言志末指不能感物言。非言不能感物爲志末。　謂爻辭云咸其脢本志末也。是并言後句述之。亦只述半邊。

上六。咸其輔頰舌。

以陰居說處咸。是以宜爲此事之質而爲此事。爲之必盡其致矣。況當終極之時。物緣又深固不可解。其悅咸又有所不容自已乎。咸是交悅是所以交之道。　小人與小人原是各營其私。非眞相好。小人非悅不能投。而非眞相好。則悅安得不僞。　以言无實。只取有言无事。以比僞悅之有事如无。非正言但以言也。　陰居悅終處咸極。卽有感人以言之義。而兌之口舌又見此象。故就以此象寫其義。　占不待言。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註釋之例。釋爻辭之義也。　此與爻辭不分顯晦。但分緩急。亦非眞有緩急。但一聖人之創詞。人待理會。一世俗之常談。人不待理會。則似有緩急耳。是孟子泄泄猶沓沓泽水者洪水也之類。

䷞ 巽下
　 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　亨无咎是已能當此卦者之占。利貞是未能當此卦者之占。利有攸往又合兩者之占。　言人能當此卦。則亨无咎。未能當此卦。則利在學此卦而已。能當此卦及學至此卦。又不獨亨无咎而且利有攸往也。　亨以物之應違言。无咎以已之是非言。利有攸往以道之進益言。　一恆字卽當久於其道四字。人之道卽人之性。久於別事。不得連人之初算。久於性得連人之初算。則久於別事之久。无如久於其道之久。久之名唯久之至者當之。乃不易。故稱恆。可誌久於其道。　其道者。當人之道。人之時位中所當然之理。乃當人之道。无咎以全人言。生平皆體道。則生平无一咎矣。　道以正理爲體。守貞卽久於其道。故以守貞言學卦。　貞已是守正。守貞又守此守正。是功夫上又加操持功夫之功夫也。然守守正之實迹。不外守正。故止以貞言之。　恆只守正之長遠。然守正之長遠。則非有以操持之不能。故他處貞只當守正。而此以代恆義。則是守貞也。　正之量有大小。迹有經權。利有攸往者。可大可權也。　所以利者。習義則明。悟自生。敦仁則決斷不苟。爲大與權必无誤也。　上利字言人所當然。此利字言人所能然。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此見恆之名兼取久正之義。使考與卦合否者兼問正不正。　剛難撓。柔難振。上下卽不屈不抗。此是性不可易。　陽實於內。不得出。故擊搏而爲雷。然陽實於內。必由陰錮於外。則又有在外之陽不得入而盤旋矣。故有雷必有風。此是勢不可易。　作事非兼謀斷則敗。剛柔非德相濟則害。此是理不可易。　其不易皆久其順性與勢與理而然。皆正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因彖辭而決之之例。恆亨无咎卽決亨无咎。以下決利貞。語氣依註便是。註利字上加然字。是決之之詞。下句又決其義以申決之。天地之道二句。言正乃爲久於其道之證。是道出自己所由以推明其決處。謂恆是久於其道也。如是則亨且无咎信矣。然彖又言久於正乃爲久於其道。學卦之久於其道者利於貞。今思之果貞乃爲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可證矣。天地亦以久爲道也。天地之久必於其道不俟言矣。試觀是久於正否。則久於正乃爲久於其道與否可見矣。正者理之與事物恰相當者也。如五達道。處懸之皆是道。而以君臣之道用之父子。以父子之道用之君臣。則錯謬齟齬不相對副也。天地无心故依道不俟言。而考其所謂道不外於正。是天地以久於正爲久於道也。二句只取天地之恆使人察之。以正尙在言外。猶云天地之道是長久。看人請察之。註所以長久二句。謂天地所以以長久爲道者。以其所長久者是正。故長久於此也。非謂因正故能長久。道是君子道小人道之道。非久於其道之道。道先天地而立。以主宰二氣者。其說人所常聞。故坐定天地之久爲久於道以告人。不患不明。通節是言亨无咎得於正。非言人當學天地。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因彖辭而決之之例。謂彖辭云恆則利有攸往。今思之恆果必利有攸往也。終則有始。卽成章後達之義。道无窮盡。无方體。今日之新。又爲後日之故。所以動靜循環。然每達必本於成章。所以靜常爲主。動靜循環。故學之止息者非。靜常爲主。故學之凌躐者非。動者赴新。是一恆易其所靜者守故。是易其所者同一恆。故曰靜常爲主。動靜循環。是經文正義。靜爲主。是朱子補義。然將則字兼卽乃二意。合兩說言之亦可。終始二字是代久於其道。利有攸往八字。以避重複。前境之末爲終。後境之初爲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註釋之例。首節本言恆兼久正二義。今因上二節重言正。恐人以此謂久未足重。故又言此以重之。合之卽言久貴正正亦貴久也。謂久於正方是恆。而自須久方是恆也。日月之得天四時之變化。聖人之道。皆人之所謂恆者。而察之皆有久在內。可知離久不可以言恆也。以三者指點。又見久之至方是久。理體不變而用變。體非善於體認。則易爲用埋沒。故須指點。三久字皆就體之一言。得天卽在天。因其以在天爲得。故言得。日月以伸其照爲快。在天則伸。故以在天爲得。在天卽照。久照卽云久在天耳。變化所以成。久成卽久變化。聖人句只重久於其道。天下化成帶言其效耳。末二句謂三者人之所謂恆者。今就而觀其所以爲恆之實。如此則凡物所以爲恆之實。皆不離久可見也。天地萬物。例見前卦。情實也。只言欲爲恆者當求能久之方。非教人以恆學天地聖人勸人恆貞。自有占詞在傳。只表明恆在久與正耳。求正之方在克復。卽大學明明德功夫。求久之方在閑存。卽大學新民功夫。幷言恆在正久。欲學者幷用兩者功夫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无定。立亦无定。而立不離方則有定。與雷風之流行而必相與似。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浚恆者以浚爲恆。浚是常理。今執之不變。是與之俱常也。守正而知正不眞。遂入於諒。總審理只就一端審不盡事物之量故也。註居下二句。是審己不盡。四震體四句。是審物不盡。貞謂所以求之之道正。如朋友之忠告。人臣之直諫。皆其類也。凶已大不利於

己。无攸利者。并无益於彼。縱舍己爲人。亦不必也。暗故不知不可求。柔故求使剛則不宜爲巽入之事。縱見可求。亦不屑求也。柔暗是求之本。陰居巽下是求之道。正道不見容而苦求容。即是務入。非諂媚之謂。故與貞不矛盾。如事君以道而不可不正是也。巽是一道。以柔暗爲之。則極其致。柔則忍恥。暗則无恥也。陰即柔暗之統詞。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尤以初有求深於始之義。故爲之立浚恆之象。而命以凶之占。是共所以爲浚恆與其所得之凶。皆以求深於始爲之也。孔子意言始求深已大非。不待四之異常也。是欲人專審於已。以四之異常在外難審。必待見此而後退。則恐有誤見而不退者。已之爲始反覩便見。故不若專決以此爲无誤也。居下是地之始。以遠近言。在初是時之始。以新舊言。如筮仕之卑官於所屬之長是也。

九二。悔亡。

舍正取中。是不告而娶之類。亦取義於陽。君子之過必不離本旨也。中即指居陰言。非居陰外又另有中。但以中爻并顯其義耳。久者。變仍不變。久中者。久正於中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提撕之例。見方无定體。不易无定形。是從爻辭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由其有能久中之象。係以悔亡之占。是其悔亡得於能久中也。不正亦是正。不久亦是久。此是方无定禮。不易无定形。中者隨時而取正。故處中即久於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躁急不能審中。誤爲似正之事而不知失正。得正是平生守正之象。從上亦行君臣之義。非不正之事。但不能審愼。則必違其進退之時。而正亦不正矣。德指平日言不恆者。平日之正敗於一旦也。如此者。失出處之一節可羞。喪人品之完全更可羞。但是誤不是故。又未絕遠於正。故止於吝而未凶。貞亦自以爲貞。非眞貞也。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不容是情。承羞是事。言之勢必由情及事。故无所容是爻辭言前句。今以統或承之羞決之也。謂爻辭於此云无所容而或承之羞。今思如此信乎无所容也。不恆就九三言。是不中非不正。恐人疑與尋常之不正有別而不官戒。故決其不正。不正人性所公惡。故決其无所容是決其不正。人盡不容。則承羞者衆。不能辨其爲何人矣。故言或。

九四。田无禽。

不正與九二同。不見處中。則直不正而已。爲不正者大抵有所求。必言所求不得乃能止之。凶咎或非所願也。非无凶咎可言。此占尤甚於初六。以初六求其正應。猶非絕正之人。止邪不必盡術也。久非其位。卽久爲所不當爲。註占者二句。謂在田者爲无所獲。在爲凡事者亦不得所求。非共說一人。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謂爻辭以久非其位謂之田无禽。今思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此小人儒之象。貞只亦是事物之理。至以時論之。則是理非理未定也。婦人二句。謂用之理无兩之地。則可用之理有二之地則不可。婦人之分不得專制。比處理定於一而不得易之地。夫子得專制。比處理不定於一而當變通之地。吉凶貞勝。吉外卽凶。凶則不吉。不必深看。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提撕之例。見執一不執之是非得失。莫明於爻辭也。貞非貞是非。吉凶是得失。上截倒出言前句在後。下截順還之。制義從婦四字。凶字言前義也。謂爻辭云恆其德者所謂從一而終。此在婦人則是貞而吉。蓋婦人之分。正從一而終之分也。又云夫子之分則在制義。若亦從一而終。則是從婦之道。如是則違其分。非貞而凶也。恆其德非應事皆主於理。是萬事皆應以其事之一常理。於不止有一常理者亦然也。各言之是從一。合言之是從一而終。從一而終。非不再嫁之謂。謂終身所從皆夫之命。他人之命非所從也。制義者。无所沿襲自我設立也。義隨時而起者。故必制然後有。

上六。振恆。凶。

久則生厭。人情之常。在躁者尤甚。非剛明不能自克。況所久者又易厭者乎。上處事外寂寞之地。最易厭者。躁者愈不能安。其振必非陰暗柔弱所能克也。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大无功代凶之詞。謂爻詞於振恆在上以爲大无功而凶。今思之果然也。振恆在上。謂振恆又在上。以其病根深重。并知其不能改也。所以其凶可決。今既不恆而无成。後又不能返爲恆而終无成。是大无成。大无猶絕無也。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占例。亨字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小利貞直言之。此依臨卦之例。是陰偪陽之象。遯者。象外之義也。以形言似不必卽遯。以幾言則當卽遯。伏羲名卦於象見此幾也。遯是當遯之時。占是人處此時之理。故是卦後之義。同一君子當遯之時。而在君子則以遯而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也。註九五三句。言尙有君子爲衆君子之恃。二陰二句。言衆君子不可恃此不遯。君子能遯。則順其勢之不可恃而不恃也。亨者。隱見皆身之道。隱之道行。是道之全體。仍未有窒礙而息也。註遂字因利乘便之意。言不可憑勢而逞。是總不迫之謂。非有待而迫之謂。不迫君子正理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卦之名義在二陰浸長卽見下文故不釋　註釋之例　釋彖辭立言之意是大爲君子勸也　遯亨二字是述其言以下是述其所言　謂彖辭云遯亨就此斷章玩之已是言遯而亨已是言遯之善以爲君子勸也更全溯其說思之又言猶可以有爲之時而亨益是言遯之爲善以大爲君子勸也　君子之所貴者得道能使道亨者君子所爲善事能使道亨无閒斷者尤君子所謂善事故足以爲勸　總是紬繹其所言而立言之意自見文王以占爲勸孔子又以文王之意爲勸也聖人所勸人之事則不可不爲可知矣　尙當位尙應二是尙行尙得當位尙得應二是尙可行之時所以當位而應爲與時行此是去困之時甚遠也困而後亨是先已違幾取困道已有不亨閒斷今幷无此閒斷是更善也　不因有爲則可不求賢又用人是大柄故應二見是尙行

小利貞浸而長也

註釋之例　亦釋立言之意　謂彖辭云小利貞以小浸而長故爲之戒也　見聖人憫小人有甚其惡之勢戒之毋至於甚是於人人惡未甚之時猶有愛也勿作爲君子遊說　臨之戒二陽是不欲君子疵其善此戒二陰是不欲小人滅其善言利害意不在利害也　小人到惡極時便知愈不可蓋而自棄預禁其極者欲使其身尙可愛而得以遷改望之非獨期以不至於極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註釋之例　是於彖辭意外另自有言　難在方字方浸長則形未足避當避者幾耳非介於石不能見幾故難做未宜遯者知虞已之未能見幾而深察之也　凡人於事以爲易處則輕以爲難處則愼故以此儆之　大卽鮮克舉之義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取天遯山。非取山遯天。　山之高起有就天之意。天不與之就有遯去之意。　君子之不惡而嚴。所以遠小人如天之遠山也。　用象總在遠小人下句不過申明遠之之道。下句又重嚴字。不惡陪跌之詞耳。　不惡似不遠。而嚴則實遠之。　嚴者嚴己。己正則邪不得扳援。　是廣用遯之義。不獨在退隱避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進當居後。退當居前。以避非愈謹。乃不耀於非也。　初是尾象。然亦以六陰見。其尾是自尾。非使於外。　厲謂小人之傷恐及。　不咎其尾者。怠於善未入於惡。故恕之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註釋之例。　釋明勿用。非但使厲不加深。竟可全免厲。大其功以爲勸也。　何字是全无之詞。　遯是避危之幾。雖在衆後。時差未久。危亦屬幾未至。故遯仍可全免。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遯是中道而非順理之心不能由以中順自守者以順守中以中守身也。　按註以象爲占。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註釋之例。是就爻辭中事辨其要領。使學之者知用力之處也。爻辭亦統心行言而未分輕重。此方辨其得力在志。志固行未有不固者。志不固行未有固者。故行可歸併於志。固志者。力用其心之順於志以使處中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非我族類。必見傷害。故有疾厲。畜臣妾吉。是爲上文辨疑。人情狃於係之有時而言。便疑疾厲之未必然。此辨明所以吉者。以其小人爲无能爲者耳。若勢均力敵以上之小人。則不可以同論也。吉亦无患之意耳。非有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上二句註釋之例。就爻辭中事究明其本。使戒之者知用力之本處。亦前爻之意。爻辭只就見成與上九不應及陰陽相須之象言之。今又原其所以然。由於重剛不中也。厲字括疾字述之。疾字括厲字言之。有疾憊。謂其有疾由於憊也。憊者元氣衰敗之謂。卽醫家所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也。重剛不中自用好高之象。此在魄力似強盛。而在天理實虛耗。故小人得而入之。下二句因爻辭而決之之例。不可大事代上句之詞。猶云果止可畜臣妾也。大事畜臣妾之反。不可吉之反。畜小小人爲小事。畜大小人爲大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上三爻皆遯山之天象。以皆乾體剛健也。不獨此爻爲然。但此爻亦是耳。占詞見能此在平日積累。不可臨時勉強。卽大矣哉之意。能當爻則吉。否者不能當爻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因爻辭而決之之例。謂爻辭云又有好遯之象。而唯君子能當之而吉。小人則否。今思之果然也。是繹見不可臨時勉強之義而言之。

九五。嘉遯。貞吉。

已仁而又得友以輔之。則行義易而固矣。嘉者。遯時无勉強。遯後无餘悶。觀此及上九。可見九四之象有殺詞。象當占者之已然。貞又戒其常如目前也。貞是固其嘉。然功夫在固其陽剛中正下應。非直於嘉固之也。吉者身名俱泰之意。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辭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辭以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係此象占。而以陽剛中正爲先。是此象占總以中正得之。非无要也。陽剛只所以能中正之姿。中只正之至。故括之以正。正究到志始實。故括以志。非獨言志也。與二爻重志意異。是以人助之功歸之已德。見人當刻求諸已。不可以得人稍寬也。人以德合。德衰則離。故人之功總歸諸已。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未仕君子之象。居卦外已是在野之象。无係應是并无物望所歸。如是而加以韜晦。則去世絕遠而從容適志矣。已仕及知名於世者。皆有人未官舍之患。而常怵然於心。是未能遠且裕也。上是遯可肥之位。而唯陽剛方能順當遯之理而遯。无不利謂无不利之事到身。非所爲皆利也。无不利得於遠而唯裕故易終於遠。則亦裕之效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註釋之例。釋爻辭未顯之義也。爻詞以統言无不利已足爲勸。不必更剖出无之遠。此欲加爲勸。故又釋明爻詞統无之遠言也。无所疑。言絕无不利之因可疑不利之至者。是與不利絕遠之謂。見比尋常僅免不利者更安也。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註吉亨不假言。釋利字包吉亨而言也。吉者身安。亨者可有爲。壯則能自安能有爲。保壯卽保其吉亨也。正陽之道。貞者不失其爲陽。壯雖關乎運數。然亦陽當然之理。利以理言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元人所以求合卦之道。重下二句。以大可爲善之力而奮勇於爲善。故能成。君子得以乘時與衆君子合而爲壯。就方壯之君子究其從來。則是由於各剛以動也。壯是衆人之合所爲。而所以有此衆人。則各人之脩己所爲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謂彖詞云大者原以正成大壯之後欲保其壯利於正固。今思大者果以正成也。觀之天地亦如是矣。大者豈不以正而大乎。保壯之利於貞何疑乎。上句以義決其詞。下句又決其義。是申決之也。人人不失其大。則大者多而壯。而唯正乃不失其大。故欲壯在於貞。正大句謂此以正而大人之事也。而天地之情亦見於此矣。總言天地亦以正而大。情狀也。實也。天地自昭昭撮土以及無窮博厚。皆順二氣所有之理而成形。是以正而大。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陽氣。壯故上於天。所勝者難。則勝之者強。強則大壯也。理欲不並立。履禮在勝欲見克己復禮。勝欲者道心之用。故是大能勝。則此用之強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有才有勢而不善用之象。凡事欲速皆是此象。不獨仕進也。陽剛是有才。壯時是有勢。性動而以處下激之。故不善於用而進過銳。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壯于趾必窮而凶。今思壯於趾果必窮而凶也。窮字以凶之實代其詞。初事之基也。以揠苗而壞其基。則全局皆僨矣。仕之始進不正而終於屯蹇其凡也。

九二。貞吉。

此中是中行之中。所處得中。謂能裁抑其剛以處此道也。若道理之中。則卽正之至。无正可求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提撕之例。見剛之貴裁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以九二爲占者之象。見其處中有能貞以得吉之義。故係以貞吉之占。是九二之能貞以得吉。以其中也。總見中方可求正。中是爻所已然。爻詞无勸中之意。孔子乃爲未能當爻者告之。用爻在先求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卽重剛不能裁抑也。不中則所爲過於理。故有用罔之義。小人理曲。不能无怯。故敢極亦但壯而止。君子兼有理直之恃。故敢則不止此。二句以君子爲主。謂君子以小人之所以用壯者而用罔也。貞以下單頂君子。言羝羊二句是爲上占立象。羝羊觸藩。用剛之象。羸其角。厲之象。總云用罔而厲之象是如此。重言提撕之意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決貞厲之占也。謂爻詞云小人用壯之利病在君子則以用罔似之。此无疑之事也。罔字含貞厲以下之詞。故註加困字釋之。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進不吉則悔其進。悔亡卽指吉言耳。藩決二句。言外无阻而已可進。一事而兩言之也。下句總以上句而有。二句解明所以貞卽吉悔亡之故。勢已可進。可知不吉而有悔。陰不貞无他故。故貞卽吉悔亡。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決大輿句。卽決貞則吉悔亡也。大輿句言可進。此言果可進。見陰不貞外便无不吉之理也。尙往代大輿句之詞。上往謂上進之勢。上无阻則是可進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明是陰畫。而隱貫以壯爻震體。外柔內剛之象也。此與上六同者。陰畫而承以五。以柔居中象也。此與上六異者。外柔內剛者。才弱而抱強志也。才人所可見。志人所不可見。外內象也。以柔居中。知其才柔而殺其志之剛。是以其柔居不過剛之道也。才柔則不爲才使。其有爲者志使之耳。今志又殺其剛。則不能有爲而失其壯矣。抵觸卽壯。不能抵觸卽失其壯。才弱而有爲。必僨事而悔。无悔者能藏其拙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註釋之例。就爻詞中事論其得失也。同是一事。爻詞著其得以反做用短。此著其失以勉求長也。君位以大有造於天下爲稱。僅能寡過猶失職也。欲求當位。勉於學問及用賢人以輔其才之短而已。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以與五同短。然壯終動極。與居中相反。是才柔而志剛已甚之象。无攸利卽結上二句。艱則吉句。以此困心橫慮之境。有當懲創思變之理。故因而導之。无攸利是前事已无可救藥。艱則吉爲他日事言之耳。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就觸藩而謂之不能退不能遂。今思觸藩果如是也。爻詞又云艱則吉。今思艱果則吉也。不詳者。不審其才之不足以從志而爲所不能也。爻詞觸藩卽爲此象。今以此代觸藩之辭也。咎不長是代吉字之詞。不長者於他事能改其道而不爲之續。則咎亦止於一事也。凶生於過。過止則凶去矣。故咎不長可代吉字。艱者。審見其才之短而難視天下之事正不詳之反。以彼之凶可以推此之吉。

䷓ 坤下 離上 ䷢ 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以象爲占。與觀同例。但觀言人所當然之事。此言人所能然之事耳。伏羲晉字并言進而可。是括下文之詞。故是取於卦義者。文王衍其意爲全彖晉字只出進字。下文方出可字。則晉字於卦義未有取。下文方取於卦義。晉字連下文。與履相似。

象曰晉進也

此正釋明文王將晉字作汎稱事未涉事之善否與他處釋本卦義之善否以爲名者不同見卦義盡在下文恐人先以下文之義歸之而於下文另自穿鑿以失其義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提撕之例語氣倒見履卦謂由象詞觀之是謂卦有此義然人唯此當之故有康侯云云之事也見君子常有此三事而後進也道所以明人使知所向亦所以治人使遂其生皆日之象日出地上天下有道之象此是可進之世順是循理之仁明是察理之智君子所以脩己治人者不外此兩德離之義爲麗爲明以坤遇離是順得麗又得明之義唯麗乎明爲得麗又得明故曰麗乎明直言明者合下有明也麗乎明者以功夫取明也即學而知之謂以柔者質陰恆兼愚也睽之兌亦柔故與此同詞取彼以合此即舉此以合彼故曰麗此是可進之具柔以道言非以人言柔本爲下之道今上用之是道由下而進行及上也柔善下善隨是能禮下任賢之義此是可進之遇天下與德之世已又有其德君又與德之君故能成康國之功而受爵土錫馬二句言康國之功大侯未足以盡其報而加厚无已見道大行之極也所以致此報者德爲主非德之大則雖值此世此君亦不能有致此之功至此報之行則不獨出於君之與德亦由於臣民皆與德柔君舉事无不順人心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出地上日之方進也自昭明德使其明德日盛如日之方進非使人見之謂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在下未進也。所以方是欲進。陰躁所以欲進也。應非強援。所以摧也。躁本剛惡。何陰亦云。以屈於欲。如申棖之剛是也。守正。不求進也。陰无可進之具。无援无可進之勢。則不進其本分之正理也。吉者。无行險徼幸之危也。罔孚裕又固守其貞。曰陰躁恐貞不能久。故又戒之。見摧是今罔孚。罔孚是後仍見摧。不裕只是心有急意。未是求進。故只是咎。未害於吉。裕則并无此。不然即吉亦不免咎也。明出地上之世。君子用事。故不中正非強援。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提撕之例。獨行正代貞字。謂爻詞云爲處此者計。唯獨行己之正而已。无他可想也。失正有損而無益。則守正无可變計矣。獨對晉時衆人皆進言。在人皆以進爲正。不進之爲正。是己所獨。故行之是獨行。未受命句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裕乃无咎。蓋居下爲未受命之象。未受命則道在裕也。未受命雖爲裕解。然裕比不求進更嚴。且當裕則當不求進可知。是即申明不求進之爲正也。官守之得失。人所知。人之不信。關己之失。欲信爲己之志也。在下之得失。人所不知。人之不信。無關己失。欲信爲人之志也。故裕乃正而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晉以在初之上見。愁以无應見。中正者之愁。是孟子之不豫爲世道起見也。初之貞是反而救之。此是順而成之。吉以下就中正言。君之仁者。雖見善或遲而終不棄善。但恐我之善變。不能待其終耳。貞亦指不苟進。出處一節有苟。是中正之大瑕。足令人疑

其不中正。故貞是完其中正以待舉。
介大也　二句正申明吉之實際。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所云貞。卽保其中正也。而由貞而斷之吉。然後申明其吉爲受福於王母。是其受福於王母。但以其中正得。非易術也。首句括於其王母之詞。正爲中正勸意少反爲不中正戒意多。人之不能自守者。皆欲變節以求得耳。而以得在不變反推之。是變反有失也。故當戒。

六三。衆允。悔亡。

不中正。無可進之道也。悔亡以衆之推舉得進。不致悔其欲進之誤也。小人幸而得志。不是其福。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非與之之詞。與之則當言吉亨矣。二陰作小人之黨象。悔亡卽兼爲君子占。占得小人之必進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提撕之例。見以衆論取人者。當防黨同之敝。卽鄉人皆好未可之意。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有衆允之之象。何者。下二爻皆陰。有皆志上行之象也。志上行單取陰援之義。於二置其位言之也。上行二字卽一進字。非志在君之義。小人之欲進只爲富貴耳。指二陰言。謂二陰志在上行。則欲三將爲己援。先爲之推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貞厲言卽改而爲正亦危。以天怒人怨不可挽回也。卽善者莫如何之義。然貞亦厲。可知不貞則大凶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鼫鼠貞厲。此位不當之象占也。以不當則爲鼫鼠。見人君不可以高位假小人。以不當則貞亦厲。見小人不可貪高位。位不當者。所居之位非其所當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是見在爲不正之象。大明是能改之資。資明則善悟也。下順從是有改過之助。臣之順者。君惡從而長惡。君善亦從而獻善。唯所用之耳。悔亡謂終可反爲正。亡謂自後无可悔。非謂從前之不正亦可以蓋愆自解也。以上是勸其所本能。以下是進其所未足。勿恤是爻象未有之義。以不正之體懲智以反正。大抵出於窺正之利。如是則雖正亦僞矣。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不已。故又進以誠。善非誠則亦不廣大。故未去恤言。只言悔亡。承勿恤言。乃言吉无不利。往字亦取晉義。人君以進取治功爲進也。吉言治功可進。无不利又申明吉之分量。言卽進至太上可也。二五之應而爲坤主。有以下順從之象。註後二句。因爻之德止有一明不足以當此占。恐人并疑占非爲此係。故發明實重此也。不明則并無轉機。下從亦屬无用。安得悔亡。而又安有勿恤可深求乎。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專決往吉二句。因其事爲大。恐人不能信而未勸也。有述爻詞在前。正面是決之。有慶代吉无不利之詞。吉无不利者。治大備。功大成。聖哲之名與久安之實兼收。福莫過於此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其角。謂爻有晉義。與衆爻同。而其象則先是角。言无可復進而尙欲進也。剛極是體之極。進極是用之極。極猛之力而盡量用之也。以此修己則可。以此教人治人則不可。進銳者退速。揠苗者反害。故其進常危。而勇毅之姿。敗可復振。故終吉。吉則與中行同功。足揜其過。故无咎。自修之刻。不是邪惡。故謂之貞。然爲人之道。須兼成己成物方全。不可以成物。是於人道未全。故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提撕之例。見人不可不講成物之道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由爻詞云云觀之。是晉角者其道尙未光也。道未光以吝字之義易吝字。道全則富美動人瞻仰。是明顯。不全則反之而沈晦。未光猶未全人於道。有未得處。卽可羞處。故吝。

☲ 離下
☷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明夷卽有利艱貞之理。是卽帶以占而人。而卦體又明而之。夷只傷其用。體無恙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此釋卦名之切於卦。以見占之從卦名起義。卽切於卦。眞是鬼神所告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上節釋卦名所自起之義。此又釋卦名之字義。見占言自夷所以是本卦名之義。卦名雖從象起。然是從象而見人事之義。名之所稱自人事也。明夷是云人之明被夷於外。而明非外所能夷。夷之者使之自夷耳。稱被夷於外。卽稱外使之自夷也。故卦德正是其義。猶云所謂明夷者。使明者自夷。如文王之所以是也。外柔順者不強作獻替。如不知是非者。是自夷其文明也。蒙大難是夷自外來。然究只使明者柔順以處之耳。以蒙大難。謂以此處蒙大難之時。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註釋之例。節中之義。雖象詞口中所已有。而實引事以明之。卽有所釋也。外之夷不過使人自夷。而因自夷是處外夷之道。故外夷是使人自夷者。聖人之占是告筮者以處外夷之道。故艱貞是此義。占只告人用卦。故同是一義。上節以爲明夷之實。此節以爲艱貞之實。箕子之佯狂。是晦其明。卽文王之柔順。晦其明卽此時之正。正其志卽志於正。唯是內難。愈不可忍。此時晦明。委實強耐。故正其志。是艱難以守正。衆人只知邪枉爲不正。此却言徑直爲不正。爲君子論義理之精微也。衆人只知制私欲之難。此却言抑意氣之難。爲君子表功夫之甘苦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卦作明之被揜取義。此作明之自隱取義。用晦而明。謂所用者晦。但不失其明耳。意氣與便便言唯謹爾相似。以晦爲主。故切明夷。君子之明明之至者。若用以加人。則不肖者无所容。而賢智者媿自見矣。故斂而藏之。待大惡之著而後照之。待衆論之至而後斷之耳。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卦以下人爲夷。此極夷之象。非始夷之象。直言其事而无上事。是莫爲莫致之意。事是莫爲莫致者。則義在順受不俟言矣。有教人順受在言外。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註釋之例。釋爻詞言外之意。爻詞言命之窮。似乎傷之。此言乃是教人安之也。謂爻詞君子于行云云。總言君子當順受之。如于行之不得食。卽不求食也。傷之无益於人。故知是教之安。爻詞不食是不得食。此是不求食。上註義字是境之理。此是處境之理。義不食謂循義而不食。卽以不食應義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首二句謂明亦見夷但夷之未切也左股身之不甚切要處　君子夷未甚之時即世亂未極之時拯是拯世聖人之爲此占恐君子之輕於棄世也此爲傷未切可見初爲傷之切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註釋之例　拯之一事爻詞論其勢可爲此又論其理當爲也然世唯不可爲則已苟可爲則賢者有爲之之理是即爻詞言外之義也　謂占者此時以拯而得吉不獨是有功且合理也　以拯爲順即反明不拯爲違　順以則謂以順理而得理　六二柔正有順則之德之義謂爻詞本象爲占如乾九三之例亦可然爻詞語氣只就爻位論其可拯未暇論及其德之能拯正以此爲位之定理不得擇人乃教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夷之又淺者非夷之時淺已不可深夷則在夷深之時亦如夷淺之時如湯武當桀紂之世是也　註向明訓南字除害訓狩字意是向明事是除害獨狩未足以象之南狩乃足以象之也　向明者志在撥亂爲治如處暗之求明也　得大首剛明之功　不可疾貞謂不可疾而貴貞　貞者疾之反固於晦其明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專決得其大首句以鼓舞畏難之意聖人救世心切也　大得謂以事大而大非於事全得之謂事大似難而志可得則不必畏也　以剛明而除至暗兼弱攻昧理必勝也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首句是象下二句是象中之義。總以告象當告占也。解盡註左腹四句及六四二句。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恐人疑去之已晚。見難而止也。有全述爻詞在前。正面是決之。謂雖入于左腹而自可獲心意也。獲心意括爻詞下二句。此時去之固難。司馬懿之於曹操是也。然使懿不畏死。以死去之。則操亦无如之何耳。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正其志者。晦其明也。是以六加五之義。解見彖傳。註戒占者。戒之使如象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註釋之例。就爻詞中事論其高美以勸用也。爻詞貞字原指明夷言。故此以代明夷。謂晦其明正其明處。明明理之謂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坤在卦爲傷明者。物欲之象也。以陰居坤極。以愚質而深陷於物欲也。餘義詳註。按註以象爲占。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提撕之例。爻詞照四國固作言後之詞。卽失則句作倒挽不明晦。亦言後詞也。總謂爻詞云如此。上二句正闡明失則之力大。謂以如此之勢而轉爲入地之極者。以失則故耳。登天只言其位之高。照四國又申明高位中之用赫奕震聾天下。總言其勢之盛。與入地絕相反。似不虞至於入地也。不明必至失則。失則必以不明。故以失則代不明。

䷤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卦義中有女貞。而占者宜用之。則卦後之義也。一家俱正方可名家人。而二五有統一家俱正之義。故以命名。註九五六二句。卽彖傳女貞乎內二句。而包嚴君二節意在內。謂九五六二是夫婦正之象。而卽一家俱正之象也。占詞謂筮得此卦有家已正之義。而其占則在守其先所以致正之道而不失也。家必正之而後正。而正之必自正婦起。故女貞是致正之道。貞者固其正。就正後言也。利字義見彖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占卽敎人用卦義。故釋占義卽見卦義。不待另釋。　下文除大義天下定二句。總所以成卦之義。　三節皆因彖詞而決之之例。此節女正二句代女貞二字。男女句結上二句。亦卽女貞二字。　謂彖詞云利女貞。今思女貞是合天地之義也。豈不利乎。　人能合天地則能貴於萬物之上矣。故利。　天在上主施。地在下主承。是順其陰陽之分而无過不及。是如男女之正也。　義猶道也。天地之道无非正。然他道以一端爲之。唯此上下施承。以全體爲之。故規模獨大。　利女貞是爲夫者之占。先坐定男正而後加以女正。女正二句衍女貞。以上句爲主。謂女正與男正相配而成俱正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及下節亦決利字之義。　上節以事之善言。二節以事之效言。　謂彖詞又云女貞之所以利。不獨合天地之義。而亦舉家之所由正也。今思男女正果家之所由正。而正家則天下定。人豈不利於正家。則豈不利於正男女乎。　此節言能正家。已是言女貞之故。下節又言正家之效。以見女貞之效大。　二五爲父母之象。故以父母稱之。　謂如二五是正位乎內外者而嚴君之謂。此足以當之。　嚴君能正人者。家人有嚴君。謂家人之中有能正人者。　亦謂二五之爲父。可當嚴君。非謂凡父母卽嚴君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道正以上承上文言。所謂能正家者如此。衍明正家之實也。末句承而言其效。　使家道至於正。乃謂之正家。　男女正總循分之義。婦婦以上皆不外循其分。故是男女正之化。　父卽上文之父。以陪子成文。謂既父父而又承以子子也。　夫婦是家人之夫婦。在父母之外。　天下本於國。國本於家。故正家所以定天下。　天下分之各是家。家各正卽天下定。　得其分之謂正。而止於其分。方得其分。既得其分。則益安而止矣。故正卽是定。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火爲風所自出是家爲化所自出之象　家必爲化所自出方成家以有其理卽有其事也君子是使家有其理以有其事所務不在化在家成爲家也　詞意是使家爲火詞面是使家爲火之事　言易善故言信以足之行難善故言謹以先之而言之亦貴謹以行互見行之亦貴信以言互見　齊家亦有他事而以此爲主少此則他事皆无功故總歸於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

陽正剛斷閑之義也悔亡則以有家之始閑之於可閑之時也　剛字貼九字陽字貼初字有居正在內正己以率物決斷以行其義方所以閑家者不外於此　按註戒占者句是悔亡亦作象事戒占者在言外亦以象爲占之例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提撕之例　提撕爻詞示人悔之難亡也　志未變是幷述言後句　聖人以志未變而後許之悔亡則是謂稍失時而變而後閑卽不免悔矣　父初有子兄初有弟夫初有婦皆有家之始子弟之初生固童蒙未有邪僻卽婦之初至未知夫之遠近怨與不遜亦无從生皆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首句聽從之象。取於柔順。下句盡職之象。取於中正。婦盡其職。是夫之志主於聽從。則必盡職。故傳統以順中正以事言。不以德言。故可統以順中者正之至。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註釋之例。見婦道以順爲要。爻詞本就柔順中正立象。此釋其意。以柔順統中正言之也。謂爻詞似分爲柔順中正立象。而先以无攸遂冠之。蓋見中正亦柔順所爲也。是則六二之象占。總以順以巽得之也。六二之吉。包象在中。吉言以无攸遂在中饋而得吉。巽單取入義。卽禮所謂求當於夫。順是事之體。巽是事之用。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悔者已有傷人之失。厲者人損親愛之意。吉者家終以正而不敗。婦子二句是矯偏不可太過之占。吝者。家之不正可恥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提撕之例。申戒有家者寧嚴毋慢也。謂爻詞云家人嗃嗃。未失之道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之道也。兩下句是以吉吝言。前句括吉吝之詞。未失卽未失節。失者家人失。節者人倫无過不及之則。卽禮也。而就嗃嗃嘻嘻言。則未失是无不及。失是有不及无不及。不是无太過。故悔厲而无不及亦吉。有不及則吝也。

六四。富家。大吉。

以陰居陰。得坤道之純者。是致富之道在上。是能致富之勢。乾知大始。是事所由定奪。定奪在裁制是主義。坤承天時。行事皆順天而成之。是主利利順也。但事得順之者則有成事到成時。則比始有增益之形。是爲富。富卽禮記家之肥。非資財之謂。二爲母四爲長婦。母逸婦勞。而長婦尤當事任。故受男之義而終之者。獨四是有富家之職者也。而以陰居陰。柔而正也。則能勝其職矣。吉卽指富家。謂占者有此象之應。與比彖詞吉字同例。亦有家者占婦之占。非婦之自占。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提撕之例。富家之局。比二爻尤大。益見順之爲要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之象占爲如此。蓋爻有順在位之義也。卦以二五爲主。順者順二五。以陰居陰有正義。而作順二五之正以爲正看。故括以順。位富家之位。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註先釋明有家卽有國。則後言至於家卽至於國也。而以之至者剛健二句。故亦聘后妃之吉占。吉者家正而天下定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有述爻詞在前。正面是決之。紬繹明彖之義。則占之決自見。謂夫所謂假有家者是如此。吉何用恤乎。交相愛。指上註九五二句。謂其至于家以此也。爻詞本云王者以此至于其家。今只倒溯而玩之。柔順中正。是剛健中正之所必

愛者亦必愛剛健中正者故以交相愛言之　交相愛卽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如此則吉无疑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全是占詞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有能孚威以爲正家久遠之道之象聖人於卦之終本欲言此而適遇爻有此象卽擧以爲訓也　居上爲父有全象之責也在卦之終有家之終之責也　終非指目前指日後究竟之局也　正家是稱全家之責久遠是稱家之終之責　終者　无終卽久遠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提撕之例　是述其所言　爻詞本以此言今恐人理之不詳如聽之不審故申命之　謂以反身而威立故承之言吉不然則嗃嗃而悔厲矣　誠信无他解故不辨嚴威有責人之混故辨之

䷤ 兌下 離上 ䷝ 離 ䷺ 中孚 ䷤ 家人

睽小事吉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　卦德卦變卦體之義是睽境當然之理故是卦後之義　除天子諸侯之娶中女少女皆各有其所歸者故曰志不同歸　處睽之時人不我親我易忿怒而一有忿怒則侍遇必失於薄愈益其睽故首以悅爲主然同恩不當

又寵而生驕。我不能平而彼之罪戾亦不可貸。睽又須自我作矣。故又貴於明內悅外。明者殺其悅之迹。不殺其悅之心。終以悅爲主也。柔進。是尊尙柔道之意。得中。裁其柔以理也。應剛。濟其柔以剛也。不離內悅外明之義。　怒剛悅柔。卦變是見其意。卦德是見其實。　裁以理則不過柔。剛得中又見其實。應二又見其意。　明所以得中。中是明所得。外明又意。得中又實。　總之一義而數見之。見鬼神諄諄告人以是占也。　小事吉者。睽稍合可以稍有爲也。睽合以漸。然但得稍合。則已見其道之有效而大合可期矣。　吉見卦之諸義。當用占詞。猶云其占爲當用卦之諸義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以卦人知所以辨睽。　上二句睽之顯見於外者。下二句睽之隱藏於內者。但察見其一。卽是睽也。　聖人於兩象一以目之。見隱之无異於顯也。　澤以水言。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提撕之例。　見處睽者必不可不如此也。　語氣例見履卦。　謂由彖詞觀之。是謂卦有此義。然睽時能如此。故亦可以小事吉也。　三句本是一義。備述之者。見聖人反覆指點。可知此義人所必不可違。恐人之不明。多方以使之明也。　餘解見彖詞。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註釋之例。　彖詞以睽爲不善。此補言亦有善義。是廣人用卦之法。與坎同例。　上文言睽之心不可有。此言睽之迹不可無。恐人未睽之時一於防睽。反以小人之同而致睽也。　如不睽則必至不同不通不類。如是則无以生愛而易相怨惡。是同適所以致睽。　事

同者共成生物之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睽也內和外理之願遂志通也　萬物之事皆以得相反者而成類卽同也　聖人示人以一卦卽示人以一用而卦以時立則幷示人此用之爲時用矣時字不輕戒人不可概用也　一族之物其分有餘不足卽是睽不足者得有餘者以補短有餘者得不足者以施長卽其事類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同之象性分上下異之象　一本分殊此理无處相離君子循理故兩有之　各因其分而盡其理乃所以同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　觀此則孔子天地睽節亦本卦象而言非創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无正應者四初以其同德非己所少不相須也相應者天下方睽之時四之德難於見足於同者亦相求也　悔者自用不能濟時悔其任事也　无應喪馬也相應復也睽時使彼來應非我求之勿逐自復也　二句先占後象文之變例用倒裝法也　二句言處君子之睽只在自守其德不待要結也下二句言處小人之睽則在委蛇也　得應恐有恃而蔑視小人故爲之戒　見惡人如孔子之於陽貨是隨事分別迎拒不一概却絕正細盡己道而卽可殺小人之怨故言无咎不言吉利　總於君子不必求合小人不可加睽提撕之例　於全詞中特舉此恐君子避嫌而叮嚀以无嫌也　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　如此則无咎是如此爲所以避咎之事也謂見正盡義非廢義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小人與君子不合時。尤忌君子得君。害之加甚。故初有自復之期。二則必須委曲相求也。君臣之義重於朋友。故在他爻如此是咎。在二則无咎。睽之時以二五與衆小人睽言。非以二與五睽言。乖戾不合。是被小人離開。非自己乖戾。應而求戾。身容而道不行也。首句是有當如此之象。非有能如此之象。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提撕之例。見君臣之義異於朋友。下句是以无咎之義代其詞述之。謂爻詞云遇主于巷。是未失道之事也。君不臣我非復君臣。无君臣之義可言。今仍謂之正應。是仍然君臣也。則君臣之義仍在矣。行義之謂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曳掣開我於彼。使不可前也。猜狠方深。彼受其開。於我不容也。邪不勝正。閒者之惑。彼不勝我之惑彼。彼終悟也。天劓傷之自上。得於上九之象。置爻之陰陽。專就比應起義。睽之時解見九二。與初爻註稍異。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提撕之例。示人進當擇與也。兩下句皆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之見輿曳。此位不當必有之事也。爻之无初有終。此幸而遇所應者剛之事也。總言不得其與。則必困亨者幸也。下二句是危詞。見儻不遇剛。則徒困而已矣。君子之仕。首視同朝以

進退以異己之害可必而人主之賢難必也　位不當指居二陽之間進而入異己之羣也　單舉見輿曳以在下者已可畏則在上者不俟言也　剛者正而明斷故正可終合

九四朕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无應謂先與初不相應遇元夫交孚謂終與應義皆見初九厲亦恐其有得朋之恃而蔑小人故戒之卽見惡人之意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註釋之例補爻詞未言之義也　爻詞不言吉利是不謀利計功之意孔子見睽之時難處重期以厲故加爲之勸既有德又有助而又不激成小人之仇則濟睽之志无不遂矣　交孚无咎謂交孚而又无咎交孚包有德有助在內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悔者悔其失君子亡卽指厥宗噬膚言君子之去就以己之邪正故悔之有无是居陽居中事　註柔中二字總承上文之詞中承居中柔字添補得應大段在中而亦在下賢士雖於賢君亦无自前之義也　上二句倒裝文法與初九同皆當占者目前之事往何咎言後此之事也　往者長如其柔中以得應功夫總在柔中　交至有終則无愧於交道矣故无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註釋之例。與九四同。言此不獨无咎而且有慶。但聖人不計功利。故略之耳。是加一義以勸往也。以交難有終。故重勸之。噬膚是交之親。往是交之久。親而久則賢人无不罄竭而我之受益大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剛則輕斷。明極則深文。睽極則開之者切。故生猜狠。睽極指上三與小人睽。非上三自睽。載鬼一車。足明上句是幻見。剛則亦能斷疑。明則亦能破疑。故又有後象。脫之弧是大概已合。往遇雨又合之至也。合未久與夾帶未合。皆未足算合。故註於末句方言合。往字義同五爻。由始合而久之也。遇雨則又漸漸破除。故意至盡而合。无毫髮之間也。吉卽有慶之類。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註釋之例。遇雨已言已之疑盡釋。此又由之推出一層義。非只訓詁遇雨。羣疑者。衆小惑我之說也。向因我之有疑而逞。今我疑盡釋。則彼知其无閒可入。而息所謂亡也。如此故交必固而吉。

䷦ 艮下　小過
䷽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占例同上卦。人於可不行處得以不行。沒其不能。與无難同。有難者以不得不行。而无解於不能也。不能則理當且靜俟。不得不行則理當求所以行。故占是卦後之義。坤地比山爲平易。入於坤不走險之象。與入於艮對居五得中。能安其身以待有爲之象。此不

走險所得之事與不能進對　艮山比地爲險阻入於艮走險也不進以不可進而止是窘迫於外而身不安與得中相反也凡一地皆邊爲危仄中爲安穩故得中是身安之象不走險卽濟險之道身在險外然後能爲濟險之事不然則造次顚沛心无從容之時而智計不及生矣　剛健中正才德俱優是濟險之主守正是自己濟險之道上句是求王者之義下句是爲名世之義　註見險句分別利西南二句是目前之占又不可三句分別利見大人二句是將來之占處險謂處世有險之時非身陷於險　貞者不求達濟之意行苟簡之事與行之於時凌躐皆是不正皆生於欲速濟然如此則徼幸之計不足以濟故欲濟者在反此　因蹇人所難耐正易不固故爲之戒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釋卦是未入於險之義見占只爲未入於險占非入於險亦尙有策戒人之入險也　下文不走險亦謂在險外總不走非謂在險中不深走也　險在前謂險方在前耳人尙止於險外也下句卽承此言之　知矣哉謂占者之合此象是甚善之事占之利西南不利東北總戒之守此耳　明理之謂知知矣哉謂極明理之事卽謂確是主理之事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提撕之例　各下句皆作彖詞言後申明句述之　謂彖詞云遇蹇者利在平易蓋就平易則如卦變之往得中也豈不利乎又云不利走險蓋走險則如卦變之以窮爲其道也豈非不利乎又云利見大人蓋見大人則往有功也豈不利乎又云如卦體之當位而貞則吉蓋如卦體之當位而貞則所以正邦在是也豈非吉乎　得中猶云得安解見彖詞　東北已當入於艮道窮指止而不進言道是事體不是道理止而不進其事之體段是窮也　大人指九五之剛健中正　有功以積漸言正邦以究竟言濟得一二分亦是

有功。正邦則全濟也。見大人言有功。當位言正邦。一人之功不知衆人也。彖詞貞字汎爲濟蹇者言。故通全卦任事之爻。乃足當之。當位貞者。凡事之正皆如處位之正以成貞也。蹇是國家傾危之時。正是定其傾。卽濟蹇也。與他處指正物不同。卦本一身。一家皆可通言邦。以大例小也。用者有義以與人用。卽指西南見大人貞大者可以得中有功正邦。所關者大也。是總結上文之詞。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身修德。是心不忘蹇之事。心不忘蹇。則有蹇在其心中矣。是先用正象而後用象外之象。處蹇之道。象外之象也。反身修德。處蹇之道也。邦家之難達蹇也。反身修德。乃可以達處蹇之道也。

初六。往蹇來譽。

此是初遇蹇而未任事之象。餘爻皆後來任事之象。往蹇卽不利東北。來譽卽利西南。能止是知之事。故有譽。全是占詞。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註釋之例。爻詞只就此時言當來。未暇論後此時之後。并言來之節限。今釋明。但就此時言。恐占者有執而不變之患也。謂爻詞之意總言宜來。然亦但云宜待而後往耳。非言可終不往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柔順則有殉君之情。中正則有殉君之義。君應則得而行之。在險中則殉之以蹇蹇。匪躬之故。斷其柔順中正自優於此。非由旁念所使也。寧武之愚。功名不可料。亦非功名所能勸。故知其无所爲。全是象詞。此爲占者所當然。不在言以象爲占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註釋之例。言臣道盡於此。就爻詞中事論。明其善以爲勸也。終无尤者。不論究竟何如。皆是无失。蓋見在已无虧欠。成功不得而益。敗事不得而損也。

九三。往蹇來反。

還本卦故曰反。就他卦故曰連。爻是往則蹇宜來反之象。合之初爻。見不獨始之未有計宜待。卽後之計已定時亦宜待。戒輕銳也。初如禮行。此如遜出。全是占詞。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往蹇而當來反。以有內喜之之義也。見言外是云非內喜則雖往蹇亦當往不可來也。義所當進。唯以退善其進則可。不得直爲退也。此孟子告滕文公能如太王則當遷不然則死守之意。當蹇之世。二陰力弱。九三陽剛可仗。故有內喜之象。得衆弱可成強。故宜來。

六四。往蹇來連。

全是占詞。與初三兩爻皆從爻位起占。往謂徒自己往。連謂連以往。非如三之止其往也。三在本卦爲完舊之象。故得以反爲來。四入下卦爲喪守之象。故只得以連爲來。來連卽利見大人之推。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提撕之例。恐人但知取人而不知所取。則雖得人亦无濟。故示人以取人之準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當來連三。蓋三乃當位實者。連之則有功也。見爻詞非不必有功而敎之連。亦非謂凡人皆可有功也。當位實是倒裝之詞。卽以實當位實。剛也。當位正也。剛而且正。敢爲而善爲之人也。故可濟蹇。

九五。大蹇朋來。

全是象詞。註占者二句補明占在言外。同是一蹇。但以一人全任之則大。所謂堯獨憂之是也。剛健中正。才道俱全之德也。堯之有舜禹稷契。湯之有伊尹仲虺。武之有十亂。皆大蹇朋來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提撕之例。大蹇而朋亦來。見君身必可以得人。比別處取人以身勸勉更力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由陽剛中正而立大蹇朋來之象。是大蹇朋來之事可以中節得也。中節卽中正。此非陽剛不能爲。原可以括陽剛。且陽剛雖能爲中正之姿。而得人必待中正之以見。故省陽剛。專言中正。中節又以中該正。中者正之至也。中節以見於處蹇之事言。此時盡其所當爲。而无欲速僥倖之舉動。則眞正誼不謀利之王者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首二句是彖。吉以下是占。謂爻是蹇已牢固。自往則不濟。唯取五爲助。則有功之彖。從其位起義也。吉謂占得此爻者是得吉占。利見大人申明所謂吉。謂爻有來見大人。則有碩大之功而利之彖。是占得此爻爲見大人則利之占也。豈非吉占乎。見方利非見成卽利。則非見成卽吉。而見爲所能爲。則吉爲所能取。有能取吉之理。則與見成是吉无異矣。諸爻獨此言碩者。以其來所就者大人也。據傳貴字。大人是在上者。見大人者。求王者而附之爲名世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二句註釋之例。同是一來。爻言其效以爲勸。此又言其善以爲勸也。謂往蹇來碩。是來之與往。功效大相反矣。而來又不獨有碩。且合義也。內謂世內。志在內者。不忍棄世而出其外。心欲爲天下濟蹇。所以求人。堯舜之爲天下得人是也。故來是志在內之事。斯人吾與。不忘世之爲義。直書其事而自見。故是言其善。下二句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指九五爲大人而言見之爲利。然則占者欲當此占詞。必在以從如九五之人。不如是則非大人而未利也。總以九五立大人之式。從字代見字。貴字代九五二字。德位俱尊方是貴。有位无德。名貴而實不貴。不足以言貴也。故言貴。見是居尊而剛健中正。

䷮ 坎下 震上 ䷧ 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解。已解也。動。解之由也。致難不外遇愆墮廢。解難不外改革修起。改革修起。皆動也。平易安靜四字。即一靜字。上三字總刻劃靜之極致。反動之竦奮爲平。反動之阻難爲易。反動之憂勞爲安也。煩擾安靜之反。而不平易即在其中。占義盡於利西南。下文只申明西南之目耳。言靜不必一於靜。即動不離靜意亦是。是有經有權。權亦即經之義。利者可以得吉也。吉者所以爲利也。上吉字是不爲險不壞解之局。下吉字是亦不爲險。不壞解之局。而又解未解之險。使解之局加大也。早往而後能早復。不失事機。事乃易成也。故欲早復者必早往。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見求解之道在動而健。動。動也。動至於免險。動而健也。聖人以此方名解。以如此方能解也。上句就兩德言。下句就兩德之一上一下言。上句與屯同。下句與屯異。屯是始解之之象。此乃已解之象。成卦全在下句。上句跌遞之詞耳。解是難解。然有險斯有難。故以免險爲難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每上句述彖詞。每下句是決之。謂彖詞云解之後利西南。今思往西南果得衆也。餘倣此。得衆得中有功。是以利吉之義代利吉之詞。爻詞兩吉字。皆言亦西南之義而亦利。今乃得中。言果亦西南之義而吉見言外。往有功言果亦利。正出吉字。而亦西南之義在言前。講之須補明。坤爲地亦爲順爲衆。解時之平易。是順人心之事。而順人心則人心歸往。得衆謂得坤之平易。即得其順以得其衆也。得衆包得順言。西南在解時爲中。得中即云得西南之義。安靜是善事。然在他時不必是時理。唯

在解時爲時理。時理之謂中。故來復如二之居其所。卽如二之得中。有功吉之義。唯卽西南之義故吉。言有功卽先言亦西南之義也。夙則不大煩擾。與安靜无異。如是則止解未解之險而不生險。故爲有功。倘亦生險。則成敗相掩不見功矣。重在不生險。不重在解險。解險不緊屬安靜。不生險乃緊屬安靜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註釋之例。是於彖詞意外另言卦之善以勸人用。有解卽有益。卦名自見不待於言。此又言有一解卽有衆益也。天地解。一解也。百果草木皆甲拆。衆益也。衆解卽是衆益。人君解其失德。天下解其困窮。亦是此義。爲解在動健。用解用動健而已。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一人解其威怒。百姓解其愁苦。與天地解其陰凝。萬物解其藏蟄相似。過全赦而不罰。罪亦有罰而未滅。輕重之殺也。當赦未赦。當宥未宥。亦人君之失。赦宥卽解其失也。

初六。无咎。

此亂後王民之象。天下旣平。前之剛強果毅。以聽一人驅除之用者。反而安靜於農畝也。是著民風之美。以動人思法王道。柔者。去其強毅也。在下者。伏處草野也。上有正應者。又有制馭之者也。總安靜之意。安靜則无爲下之悖矣。故曰无咎。唯剛爲正應。言正應見應者是剛。剛約束不姑息之意。正應序在柔下。後是致其順而又保之。言順卽見有順之之道。第未言以俟人思而得之耳。順之之道。不外修文德以化之。彖詞之西南來復往夙。其大者也。單占詞。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謂爻詞以剛柔之際有无咎之義故係以无咎今思剛柔之際果義當无咎也　柔卽柔在下剛卽正應義无咎謂有无咎之理　剛柔並重見馴擾之道與制馭之方俱不可少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不正而中正而有所圓變於其間之義解險之善道也剛則能斷而行之故可以解險　小人君子之險去小人是解君子之險險解則君子之在上者志行在下者亦出故去小人卽得君子　貞者又戒其後貞之固卽剛貞之正卽中謂長不變其剛中也　上象旦吉反之是不吉註云无不吉謂剛中不變則小人永絕君子永亨无反上象之事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提撕之例　見解小人不可過猛也　是述其所言　謂此九二貞吉之占指得中道而言也　九二是得中道者因之而言正是得中道爲貞也　中者正之不過節聖人謂如此方是正之至故目固於此爲固於正　君子必深惡小人恐治之苛急故申告以戒之　苛急亦盡其正之體裁之以中欲其不盡也此不獨恐激成小人亦嫌傷己一本之仁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戒人解其非分之得。以正得之謂自然。幸得非以邪惡營求而得。此賢於以訟受服者。然非以有當得之道也。以正得。如受接以禮。不害於非分之得。如受爻不以道。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云今思負且乘。亦已可醜也。況乎自我致戎。又无可諉咎也。咎何疑乎。上二句言取非分之不義可恥。下二句言不知禍之不智可恥。所謂不仁不智人役也。自致已足。故不得更諉他故。又誰咎。言自致之明也。明而不知。故爲不智。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應不以正。彼此皆以不正相應。卽以不正應不正也。初陰不正是本。然四陽也。亦以不正與應。是君子變而從小人之象。以其原不同類。交不能固。有解之機。故因而導之。全是占詞。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註釋之例。爻詞從應初說起。此又言應初之由。就爻詞之說言。似解只須直於初解。就此說言。乃見解須於己解起也。謂解拇朋孚。信如爻詞所云矣。然解而拇者。先有待解之拇。何者已有不正在也。无不仁能惡人者。故使人知治其有拇之本。未當位者。陽而未當位。君子而未免有不正之謂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皆占詞。是爲君之爲逋逃藪者占。維與惟同。言他无可希吉者。決其一意於解也。有孚句申明解之實際。恐以退而不能遠當之也。本是小人。而解小人時則君子矣。君子專就解時稱之。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君子有解孚於小人。今思君子有解。小人必退也。小人未退。豈解之孚乎。他人无權。或不勝小人之白固。若當君位則无此患。其不退直是我含容之耳。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以爻爲客。以占者爲主。謂筮得此爻。是得有大惡據大勢而利於去之之占。卦以解四陰爲義。其在終者。是最難解而留於後之象。獲之无不利。亦從爻取出。罪惡貫盈而又黨與已散。故除之易於前時。係詞待時而動。正爲射在此時言也。无不利謂全勝无敗。非挫而復振之比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射爲解悖之事是必利者。今思射果解悖之事也。利何疑哉。悖故不可不解。亦悖故解之易。不仁爲仁害。而不仁亦不能敵仁也。同是悖。則雖在高墉之上。亦等之可解。見安危在德不在勢也。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上下者不獨君民。而上下卽爲內外者。則君民故是剝民奉君之象。損兌澤之深。謂損其地使之成深。非已深又損之也。凡上之行損。必以不得已爲詞。孚者眞有不得已之勢。其詞不虛也。損似當不善而凶。元吉者无害於善而免於凶也。是洗雪之詞。非褒嘉之詞。下二句倣此。无咎是其道當前可用。可貞是其道長久可用。不得已之勢長久。則用損亦可長久也。天下无長久有不得已之勢。又損下而能不亡者。然充義之盡。則與下俱亡亦可。此孟子效死而民不去之說也。有攸往。謂於見在待損而濟之事外。又起事。又起事則又須損矣。然又有不得已。則又損可也。可貞直言无限時。利有攸往橫言无限數。四句爲君子之拘於仁者言。言重以決其輕。非勸其重用損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二句爲衆人之假於義者言。言除不得已之事外。不得以損下給之也。祭重事也。舉以爲一切當薄之例。謂唯用二簋爲可。卽謂不可多用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此見損不可輕用。用之者須謹遵占詞有孚二簋之義。是先防人因占詞而假於義。或至并違占詞。故戒之。卦象亦損下益上之義。內外又卽指上下言。故以損下益上括之。唯井上俱損故名損。上下相爲內外。本是一體。損下卽是損上。卽元吉云云亦不能

免。不必以民怨傷國爲解。若作此解。則有元吉云云可破之矣。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提撕之例。見義以時移。不可膠固。不專爲損下言。與彖詞意稍異。與上節文勢有轉捩。二簋以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損下固非善事。然彖詞又云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唯問用當何如。則二簋可用享而已。何者。時各有當。隨時而行其所當。即善而有孚之損。則是行其所當也。曷之用二句。彖詞另爲一義。與上文平舉。此作幹旋之詞。歸併上文一義中。二簋句作彖詞借其事以發義。非作正釋本句之意。損剛句是取卦義外開義爲卦義比喻。不是正舉卦義。謂如損時止可用二簋。則用二簋不爲非。是二簋之應用亦有時爲善也。又如卦畫之損剛益柔。伏羲之名此卦。未之取未著善否。而在他卦亦有時爲善。如用二簋之在本卦也。二簋應有時。是就上句推出。非直承上句。此時不可多用。則少用是當矣。祭以事尊。剛貴柔賤。此似不可殺者。而不妨變通。則其他可知矣。故舉以爲例。損益盈虛者。損之使虛。益之使盈也。二句結上文兼推廣之。與時偕行。謂當審時之所當然。而隨而行之。不得執一也。總言但合時即爲善而可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是損深益高之形。忿欲是心卑下之分而常有餘者。天理是心尊上之分而常不足者。而忿欲去則天理存。故懲窒是損下益上。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陽有餘。四陰不足。四又下應。兼此三義則應四不得已。此是損下益上之時。上以應四。則損已以益彼之象也。所爲之事。身家之事也。輟所爲之事是謂損。伊尹之舍畎畝樂道是也。无咎者不失進退之正。以陽居陽。恐其躁急。故戒以酌損。遄往是忠告之義。酌損是善道之義。不善道則告不行。於彼无益。未盡益彼之分。亦一咎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註釋之例。就爻詞中義辨其輕重也。謂爻之此象尤以上合志而然。故无咎也。爻兼三義言損下益上之時。此言其要尤在四之下應。示人爲人當因其人之宜受。不宜受則爲之无補。相爲之義无從起也。伊尹之幡然在三聘之後。正以此義。合志猶同志。相求由同志。故以同志言相求。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謂爻是貞象。筮得之者是鬼神告以利貞也。剛中是生平執理至堅擇理至精之義。如此之人。則其出處不苟可知。註志在自守二句。通前後言。始進不枉道已進不變塞也。是以道之行止爲進退。初无進意者。九二與六五相應。非不進也。而進无進意。雖征猶未征也。征者意并與止反。眞是征也。弗損承貞字言。蓋之申明利字。弗損者。前時不失進退之道。見在不離生平之道也。不失進退之道。則已正可以服物。正人之事行之可行。不離生平之道。則所行皆正人之事。故所以益上。如此則持已及物。皆得能完其身之

美。故是利。凶莫大於身之玷。不必災禍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九二有貞象。占得之者利於貞。蓋九二是以剛中之成德爲自守之志。有進迹而无進志之象。故是貞不是征也。見人品之邪正分於志。欲爲君子者在內省也。利貞之詞。緊與征凶相反。則貞似不征之謂。二應五无不征之象。似貞无所取義。唯以志言。非以迹言。故有貞義也。中以爲志。卽爻詞註中剛中志在自守六字。謂志是中所爲。非謂志在中。剛只執中之力以爲志。卽剛處。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不爲本爻取象。反以本爻爲下二爻取象。是爻詞之變例。以此爻之去留爲下二爻之雜不雜。以此爻之與上爻交換爲下二爻之得友。於本爻之善否全未及也。全是占詞與九二同例。上二句言當致一。下句言所以當致一。損一人。致一也。既一則兩志往來交通。如一陽上一陰下矣。一陽上一陰下。是得友之象。是將三與上爲初與二之比。非言初二得三也。同羣未是友。志通方是友。故致一與得友分兩層。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有述爻詞在言前。正面是決之。上句正決上二句。下句反決下二句。上句謂果當使一人行。卽代損一人之詞。下句謂一人不行。則不得其友。同類雖衆亦一。雜以異類。始二。非同類亦不可有三也。爻詞一人。以三見在兌卦爲陰爻言。

非以本在乾卦。爲陽爻言。損言今有損義。非言原是損象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首句是象。下二句是占。總幸有所遇而當迎而受之也。使遄者以己之樂受勇爲導其速來也。有喜者疾可損。是已之萬事善。无咎者无自暴自棄之罪。是已處已之一事善。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上句是從使遄推出者。非述爻詞句。若作述爻詞句。則下句脫承使遄。與爻詞齟齬矣。謂爻詞云使遄有喜。今思損其疾者遄至。則已得損其疾矣。而本无疾固可喜。此亦可喜也。亦字是附之无疾之詞。周孔之意。皆恐人以有疾自棄而誘進之。遄乃有喜。又見遲難爲功。上句緊就遄取出。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者。和悅而聽從。外不拒物也。虛中者。心无所挾。柔順有本也。中內也。非中正之中。以陰之虛在上卦之中。在心者虛之象也。龜爲靈物。道德之意。弗克違。言益之者誠切。龜善。十朋大也。得此而後得吉。是以大善而大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註釋之例。釋明益之本源。見其事之必然也。六五元吉。謂六五之受益而元吉。是統述爻詞。益之者人之良心。而良心從天命而來。卽天命矣。謂人之益之。是人爲天所使而不能不然者也。君之上唯天。故以上言天。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爻只有受益極之象。而以人心之理言之。則受益極便有益人之情欲自損以益人。此象外之象。全詞總因此而係之占。凡卦之上是事終之象。受益之終則受之久而多矣。受之重則報之重。人心之理也。无咎者。實能益人而且廣。不失報彼之道也。貞字又中明弗損之實。吉以下決言无咎。不費之惠亦有不正者。如輕於堯舜之道。究是損己所應得。亦卽是費且勢不能足。必別爲漁奪之術以濟窮。惠又不能勝其虐。唯十一中正之法。乃眞惠而不費之實際也。吉卽止下二句言。利有攸往者。惠足以使人之義。是實能益人之效。得臣无家言可使者衆。又益人廣之效。言效處是以益无咎之驗。代斷蓋无咎。非正言效以爲勸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有通述爻詞在言前。正面是決之。謂爻詞云云。今思眞弗損益之。則其所得果如占詞。爻詞貞字不過申明不損之實。弗損益之加一眞字。卽括貞字在內。志者益人之志。大得者實能益人而且廣也。爻詞无咎指此而言其善。吉以下指此而言其效。故此可以括之。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卦體卦象是受占之事。非主占之事。與他處指以言占者不同。利有攸往。言可以有爲。利涉大川。言无不可爲。二句是益之效。謂益下則得人心。而卦之善可因之以有功也。是以中正木道亦待益下始有功。見益下之所關重。非言益下待中正木道有功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剖出卦義中有占之義。以見占之切於卦。鬼神之告人以卦信并告人以占也。損上益下是卦體之義。以自上下下而得民悅。是其義中之包蘊。民悅无疆。則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可知矣。故見占之切卦。无疆者。受者與不受者皆悅。非悅其利。悅其德也。自上下下二句。申明損上益下之實。以見民悅之故。謂損上而未及於下。未可謂之損上益下。必眞及於下乃是也。卦之損上益下。是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者。極下而及之之象。自上下下。即合此象之謂。上之益下。除井田之法損君之九以與民。其他節儉賑施之類。皆非自上下下者。道大光者。上之仁心大白於民。與堯舜之道不能平治天下正相反。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提撕之例。見益之關於君道大也。中正句亦有乃字。以木道句互見。乃字承上節益之義言。言卦體卦象之善。亦以民悅无疆而又可乘以有爲也。中正者。心无偏倚而求當理。是處事之德。有慶者。事有功則貽國家之福也。木道謂震巽二卦之道。即動順

也。發強謹遜。是處難事之道。　因二卦又是木象。則以其道濟艱。與以木濟水相附。故以涉川爲喻。　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云卦之占爲利有攸往。蓋卦體有中正之義而合之益下乃有慶也。又爲利涉大川。蓋卦象有木道之義而合之益下乃行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註釋之例。　於彖詞意外另言卦義。　彖詞專就卦體取義。此又言卦德之義。天施地生。亦就卦體中言卦德非單言卦體。卽所謂卦體亦別見一象。非仍上文所指。總不必纏上文言。　轉文云伏羲之名卦。文王之係占。皆取損上益下之義。然卦豈獨有此義哉。卽所謂木道。其爲益之義大矣。　首二句言學問之益德。次二句言造化之益物。後二句亦結上亦推廣。與中庸君子无入不自得句同文體。　謂此益卦之德爲動而巽。而此動而巽。人之學問天地之施生。與凡益之事。其所用以爲益之道。皆在是也。　動者爲之不止。巽者爲之有漸。卽勿忘勿助之意。　天之施地之生。皆有元亨利貞。其來而不已。動也。其有序有候。巽也。　與時偕行。謂與時之不息者。驟同運。卽動而巽也。　上文損上益下。亦就其事之旣成而順推其效耳。若逆溯其事之所由成。道亦不外動巽。蓋損上益下之實在井田。而井田之制。委曲繁重。倥傯勤躁。急皆不能成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是益物者。亦是相益者。註益之大是益已之大。貼益物言。相益是兩事交助成功。貼相益言。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君子自有功德於民。則先世有功德於民。又古人不厚責於民。民平日事君之事。未足爲報。縱更有益上處。亦止屬報。非施也。故損至極而後上宜報臣之於君。先无所施。受君之祿位。非食其報。故益初卽宜報。元吉者所作善而又成也。是事詞非事效之詞。无咎者。无負恩不報之罪。

全以爻位起占。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下不當任厚事。任厚事者必元吉乃无咎。今思下果不當任厚事也。非元吉安能无咎哉。是決其言前句以決之。下者未上與君事之謂。是於君无先施故无受厚事之分。厚事者。天位天祿。不可輕以與人之物。舉以與人。是重大之賜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損五之虛中。是不挾賢貴。此是不念身家。處下者居臣道。卽國爾公爾歸善盡禮之意。損五之十朋是道德。此是榮寵。以大德天位之義推之。則凡道德之報卽道德。故亦稱龜。或字據傳說是意外之詞。卽先事後食之義。非衆多之詞。虛中處下。臣之正也。貞者力守此。永又守之長也。吉卽受益不衰。王用句雖卜郊之占。然作例明上文之詞亦可。事神難於事人。此道有能格帝之理。則格君益可无疑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提撕之例。以爻詞以此言純臣。見如此乃得爲純臣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二有或益之之象。蓋其虛中是於上之益本置之意外。其至時若自外來者也。唯先置益於意外。則先不計及君爲定是益我之人。未定爲益我之人。則是或益我之人耳。故因其置益於意外。而目益之者爲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下之時必蒙上之益。陰柔不中正。則上之益之必以凶事。而凶事既所以益之。則又有得益而无咎之理。此是爻象。爻詞有舉此在言前。正面總是占詞。故註釋以占者云云。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卽生於憂患之意。二句見處逆境者不當怨尤。處順境者反當儆懼。有孚句申明无咎之實。卽言實能无咎。告公句言如此乃爲能受益。二句見處逆境者當重自策勵。有孚中行非重自策勵不能之事。而不如此則於境有孤負之咎。等於自暴自棄。是不可不重自策勵也。境之能益人者。能使人策勵耳。而人亦能不聽所使。二句欲人之順聽之也。中行卽合中道。是无咎之迹。有孚者。心與迹應无咎之眞也。告公用圭者。以无咎答上益我之意。而以信致信。如受命者之以成功復命而且用圭以通信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云益用凶事。是言凶事所以益人也。今思凶事果所以益人也。亦慰處逆境者平其心。儆處順境者知其危也。使固有之。卽使之无咎。所謂益之。人性皆善。有孚中行。本人所有。益人者但使固有所本有耳。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取所爲依以遷國。是事之極大者。言極大之事告公亦從也。遷國兼言爲依者。告之詳也。遷國者遷己之國。舊者君所封。新者君之土。故棄取皆當稟命。而此自是大事。君所不可輕從者。中行以平日言。非以遷國言。平日愛民。則其遷國亦爲民矣。故公從。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提撕之例。見人臣之欲得君在愛民。爻詞以勉占者以中行。此於占者无所加。爲觀象玩詞者告也。會爻詞之意代其詞并易其勢而述之。與倒出言前句不同例。益志二字代中行二字。益下到中行始成。故爻詞要以中行。然仁切則智自生。中行不外益志所爲。故此該以益志。謂爻詞云占者之告公從。以以益下爲志故也。即言益志故告公從。倒裝文法耳。言外謂非此不能俾得。爻詞公指九五人君。不必如九五。則有益下反不從者。然愛民者人君之天理。則從自不易之理。雖不從而從之理自在。可以无愧。故可爲人臣通用之占。不必如爻之遇九五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此亦全是占詞與三四同。然有孚惠心是如象之詞。有舉象在言前。言占者有爻之位。則當效爻之善也。惠下。君之正道也。而爲以陽剛之力中正之德。則孚矣。末句申明所謂元吉。惠我惠字。是以爲惠眞以爲惠己。則愛之報之。國有磐石之安矣。所謂元吉。此是人心之天理。故不待問而知。惠下不誠者。欲結民以自利耳。原无親民之意。故民不之感。有孚反此。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有孚惠心。果勿問而元吉可知矣。蓋如是則民果惠我德。而惠我德則果元吉事也。爻詞先言元吉而後申明其實。此勿問已決元吉。卽已決惠我德。下二句又決惠我德是元吉也。不孚不算惠我。故省孚字。惠我德是民實受益之驗。亦保邦之勢。是爲民爲社稷之志皆得也。人君之善與吉莫大於此。惠心者。惠之以心卽惠出於心。只申明有孚之詞。惠我德卽感我德。德承心言。言以德惠。非但以利惠。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陽无柔慈之意。又不恤下之意。不恤下則求益不已矣。受益未極時求益。猶望其極時則已。今居益終而仍求。則求无已時矣。然益之極時。則下之應其求者力竭矣。更求之則民不堪命。故有或擊之禍。立心勿恆凶。是釋上文之故。謂其如此之凶。以立心勿恆故也。是倒裝文法。先出占後出來。勿恆。謂无一境是其見足而宵久居者。卽求益不已之謂。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截註釋之例。偏詞謂連下句方是全詞。釋明爻詞言必并有二斷。非言或止此或又有彼也。周公恐其尙貪有利以償害。故分用上句以破之。孔子又恐其希冀止於无利。故合歸下句以奪之。下二句提撕之例。語氣見二爻。凡不畏民巖者。皆有料其无能爲之意。此曉以所料之不中不可恃也。卽言擊是其意外之事。見意外之事。罔有來時也。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　占詞決所當然固然之理也　決如決水一去其隄即盡潰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所罪之之事可以明告天下則必无枉揚於王庭不爲枉也　有厲有困獸將鬬之憂也即言不可安肆不安肆者察其機預其備也　此句是欲人絕小人可乘之實　告自邑勸自修不利即戎戒不自修尙力與尙德意反即戎即不自修也　此二句欲人絕小人可乘之名　上句與孚號同意皆以勢言下句與揚庭同意皆以理言　利有攸往總承上文言理勢皆全則可往而決小人　決易事而占欲人難爲之愛君子去小人之切爲之計必勝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決也即上註決之而已剛決柔即上註五陽決一陰卦本止以此名孔子之意重補出下二句示人有其勢兼有其德而後可任其事陽決陰是理直五陽決一陰是力勝故是易勢　卦之陽五稱陽即統稱五陽矣　上剛字只當陽字健字方以德言　健者天理之強不可撓悅者怒之反君子萬物一體於小人初无怒意也　決者能爲決和者決之從容不迫決如禮和如禮之和　二句謂卦之德健而悅有能決而和之義　決小人是天理故天理之強則能爲決助以怒心故不從容故无怒心則從容　總言卦兼以五陽決一陰及健說而名見獨有決之勢未足以用卦也

亦見占是本象爲占占詞總教人以從容之事耳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前二段註釋之例。首段釋正名而罪之實。謂所謂正名其罪者。如正名其柔乘五剛是也。小人之罪不止此。舉一例餘也。二段釋立言之意。謂見其以危心處之乃光。故使以危心處之也。孚號是教以危心之事。有厲是儆其危心。總使以危心處之也。厲是勢危。危是心危。處事之疎。道之玷。儕敗之雜。功之玷。有玷則減色。光者无減色也。後二段因彖詞而決之之例。告自邑二句述彖詞。下句決之。所尚指卽戎。窮代不利之詞。猶云卽戎果不利也。告自邑是卽戎之反。決卽戎卽反決告自邑。言後有必告自邑乃可句。窮者。決小人不順途。小人有名以攻我。天下人附我之心亦懈也。剛長乃終代利有攸往之詞。長者更長。剛已五。更長則六矣。卽全无柔。卽決之盡也。乃終者。可以盡決乃止。无未宜止而不得不止之虞也。往謂往而決。決能如此是爲利。

彖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祿德皆恩澤之意。居德則忌。謂留惠爲所惡。反言施期於盡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居下權輕。不能用衆也。壯。獨往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有述爻詞在言前。正面是決之。爻詞不勝就往後言。此就往前言。勝敗雖在後。而先可以審彼已而知。故往而不勝者。是先冒不勝而往。此非知而僥倖。則不審而不知。兩者皆輕天下事。究之是无愛天下之意也。故爲咎。因此卦之時有

四陽合力可待。故
一人先發爲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剛克以柔。是可以得中之德。象居中。又是有得中之實象。其平日爲人如此。則於決小人一事。亦必如此可知。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可與行三軍也。惕號者。事未可爲。則未爲而且計其可也。事當爲又可爲。方是時中之道。故得中者必惕號。占就惕號後決小人時言。莫夜之戎。陰狡之謀。攻其無備也。勿恤者。彼之意我无備者原已有備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提撕之例。見素養之可貴。得中。素養之優也。決小人。事之難也。得中可以決小人。素養之優。則天下无難事也。卽雍也可使南面之意。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之占爲有戎勿恤。蓋爻有得中之象也。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剛而過中。是不能柔克而失中道之人。其決小人亦必如此。故象正與二反。決小人是當爲之事。而用之不合時。是正而不中之道。凶者不見可而進。必爲敵所敗也。君子以下。又申明其失在決之道。不在決。當改其道以爲決。不可改其決也。夬夬以改其道者言。故與上文不矛盾。因其本與上六相應。其夬脅於公義而非本情。恐戒之則退。故力進之。獨行以下。見夬是其自己洗雪之事。較他人更重也。他人不夬。不過見義不爲。與惡有閒。三則遂惡不去矣。上夬字是決其決。下夬字方是決小人。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提撕之例　終无咎括獨行三句之詞　見在爲君子所慍无咎待夬夬後是以咎始以无咎終也　總見身在咎中不可不求免解詳爻詞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陽敢爲之象居陰處暗之象如此則有不中不正之理而居陰又實見不正之象四又實見不中之象　不中不正者不特不合道之精微并大概亦不合也　象總欲爲而不能爲　牽羊者讓主事於賢智藉手於人以爲之也悔亡无不能爲之悔卽爲之志可遂也　聞言不信并不知賢智之當讓也以其暗言　此句言暗必至此正提明此是所爲卽云當矯而從也是誡之之詞非絕之之詞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提撕之例　皆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其行次且此位不當之效也又云聞言不信此聰不明之事也　此於告占者无加蓋爲觀象玩詞者發也　上二句言不正之害以儆人求正下二句言不智之儆以儆人學智　爻詞以不特不中且并不正言卽專以不正言也故此承之止言不正聖人教人以漸未遽望以中也　若此爻者之學智在用困知之學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是象。餘是占。莧陸多受小人之浸漬也。浸漬多則有私係而難割。故占同九三。戒以中行。亦以似三重剛。則其中象亦止可作大略看。雖不至壯頄暴怠。亦未全免也。中行卽不爲過暴。決是當爲之事而爲之。又善則大體節目皆无失矣。夬之寬猛緩急中節。是不過暴。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註釋之例。恐人以爻无貶詞。遂以自安而不求進於誠。故言此以奪之。亦爲爻防爲人誤用之患也。爻正其所以。此因而正其所由。亦教人有漸也。中卽指中行一決而善之道。未光是此道未光。事非心所必欲然而隱忍行之。必无精神丰采不能動人。所謂未光。

上六。无號。終有凶。

小人昏貪禍須臾未至。猶冀或可倖免而戀位。故聖人儆其速去。君子占之。則可決意廓清也。猶云黨類已盡。則尙存者目前耳。究之與衆同殪。非能久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註釋之例。爻詞論其當前。此論其往昔。爻詞終字以後對今言。此終字以今對昔言。上句已有凶字。而凶之義又不待解。故知下句非仍言凶也。謂由此觀之。則是先此小人之得志。不過暫時之事。一見小人爲惡之得薄而不足貪。一見君子去惡之有期而

不必急也

☴ 巽下
☰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按註女壯二字作象。是補卦名詞所未顯之義。與同人之于野一例。占是直言卦後之義。卦名稱遇陽。而陽即指五陽。是以見女壯在內。但詞有未顯耳。陽方決陰而盡之。必不望復值之。陰方被陽決。亦不望其復得與值。故皆非所本望。姤者。望外忽有可值之機。遂乘之而前也。因非正應。所以值非所望。故往值非所望者是不正。註不貞承遇之不正言。謂固是不正而且壯之甚也。卦是陰來不是陽往。故象占皆以陰爲主。遇五陽是并不畏衆爲无恥之甚。所以知其无所不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見占之切於卦。以使人信占爲鬼神所告。上句是名之字義耳。下句方是卦名此之義。下句見是主陰稱。唯是主陰稱。故有女壯之義。而起勿用取女之占也。姤者遇之謂。而卦之爲遇。則柔主之。是女遇男之象。剛有五。是一女遇五男之象。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不可與長。是以勿用之義代勿用之詞。猶云果宜勿用。取是與長。不可與長。故宜勿用也。與猶使也。取之是悅之。彼知我悅之。則无畏而肆志矣。故是使之長。不可者。彼肆其志。則爲我之辱禍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註釋之例。見卦之不善者亦可用以爲善。與坎同志。事有移其物則美惡異者。卦原示人以遇之在女不可。非示人以遇之不可也。二節是借卦體以立移其處之凡。非釋卦所取之義。兼言兩條。見可移用之處多。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天下大行卽道大行。於天下倒裝文法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通結上文。就其事指點出事外示人之義。姤是幾微之際者。而物之事所從生之端也。然在惡則大凶隨之。在善則大吉隨之。是所關者大。而聖人之所必謹也。與長凶之因取。與長之因姤取之凶。故聖人有勿用之戒。此見姤之關於凶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體虛而遇物无不到。命亦體虛而遇人无不到。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繫于金柅是靜靜卽其正貞又繫之永也往不繫也　上一占以爻爲主下一占以爻爲客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此在爻詞上半截爲釋所以立言之故在下截爲決孚躅躅　總以上截推見聖人見之確卽以聖人見之確證見其事之確也　謂聖人所確見人可无疑也　牽卽躅躅必牽卽孚躅躅　此情小人所自知故知非爲小人言　一來无甚境況不爲進當并不來故知來者志在進也物有待藥之病故藥之此正面之義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專取切在初之上爲象　能制之爲无咎可无咎卽可以制之也　在上包之內故可以制　處小人之道不必鋤而去之但使之不爲人害則已故制之卽无咎　彼之不利人由於己之不制咎不俟言故不言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謂制之果是義不制之果非義卽言果制之乃无咎不制之果是咎不俟言也　彼當制而已又可以制故制之爲己之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不中未離乎正。過剛不中。敢爲似是之非也。是好剛不好學之君子。不是小人。過剛不中。是有致窮之理。不遇无應。則又直見窮之事也。不遇者爲二所隔。下无托故居不安。上无援故行不進。然亦因其不中之得理粗。不能隨遇而安。故見不安。因其過剛欲動。故以行而見不進也。无托无援。則孤而有患。厲者不獨不安不進也。无大咎。又恐其過剛不中。本敢於爲非。復激於不安不進與厲而強求遇。故慰止之。爲人以免咎爲重得。故可以償失而自慰。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註釋之例。釋其行次且之義。卽釋无大咎之義。爻詞急言次且。帶行在內而未醒豁。今揭使醒豁。卽釋明之類也。謂三无陰邪之傷。似宜直云无咎。何止云无大咎。蓋其義已自見於其行次且之言中矣。其行次且云者。已行而特未牽之謂也。行卽已動於陰邪。但較傷於陰邪淺耳。故未全免於咎也。此見聖人禁不正之嚴。

九四。包无魚。起凶。

二在下卦。與初无上下之分。只有陰陽可取象。故以初爲小人。四在上卦。則有上下可取象。故以初爲民陰愚不肖之象。獨愚不肖則小人之象在下而愚不肖則民象也。起凶。謂目前未凶而凶從此起。揭明无形。使人不以无形疑也。无民則人易而乘之而已。又无藉以爲之禦。故爲禍患之由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註釋之例。爻詞只就見成无民之象係占。儆人求得民。至得民之道。則令人自思之。孔子恐人欲得民而或不知其道。故以民之所以无反見之。遇於二由於此之遠。所謂爲淵叢藪魚爵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主卦之上是高大。陽剛中正是堅實。陽剛則能斷義。而用舍刑賞之必行。中正則能制義。而用舍刑賞之必當。如是而又有權。則去小人易矣。堅實者。小人之蚤緣搖撼无可入之隙也。中以私欲之盡言。正以天理之純言。此是爻見在之象。下文是其繼此之占。占者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可當此象而直用其占。不然。則先求如象而後用之也。二氣之盛衰。亦數所使然。天地无可如何者。故君子小人之生皆時運之常。唯人能制之。然後小人雖生而不得逞。伏處不見。便似造化之回轉耳。含章正善制之。非廢人事而造化自爲之回也。含章者。只保其堅實於已。而不發之以爲施及小人之作用。所謂靜而堅實。則小人不得蚤緣搖撼。即是制之。小人以是窮而自退。所謂有隕自天也。本无謂无其事之作爲。即无其事之端倪也。若有作爲。則作爲。即其事之端倪。先見非本无矣。以杞包瓜。本言以陽剛中正自修。非謂以之有事於小人。含章只是終如此。兩截一義。故傳以下截該之。含章只无事於小人。如堯之不去四凶耳。其他政治不廢。即保其堅實處。故足以制小人。下二句是占。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提撕之例。見制小人以德爲本。皆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九五之含章。即其中正之發也。有隕自天。是其志不舍命之效也。總見由德有道。由道有效。是德爲之本也。天理行止之節。即天理之一端。故含中正即中正也。章統陽剛稱。然陽剛不自見。只附中正而見。故以中正該之。中正之實見於事。陽剛爲之也。不舍命即指含章言。中正即天理。天理即天命。始終於中正。即始終不違天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在舉世求遇之時。而其所爲則如角。夷齊之象也。吝者。果於忘世而傷於仁。君子之所不由也。无咎者。能輕利祿而无朶頤之汚。能遠事任而无覆餗之罪也。无咎似能自了而萬物本吾一體。實未能自了。故亦吝。剛在上堅於世外之義。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提撕之例。上窮是幷述无字句。謂爻詞云姤其角者。其道爲高之極。奇士之所喜。而自君子視之則吝也。充不降不欲之類而極之。卽非聖人之道。非聖人之道。卽可恥也。上註上字言物之外。是身之高於物。此上字是言事之絕。是道之高於道。

䷬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占例。直言卦後之義。順從隨也。悅相愛也。志同道合故相愛。相愛故能共處。順故悅。悅故萃也。順悅是聚之義。而聚有大有小。剛中而應又見聚之大。萬物之聚亦是大。大則顯。故卦之爲萃以定。剛不屈於欲。中不違於理。此人心性命之所同也。唯以此同方可盡人皆同。五之爲二應。是以性命致人之順悅。則其所致者大可知矣。故是萃之大之義。占詞皆萃帶見之義。物必有用。蓄之而不用。是枉物之道。枉物之道不安。則用之是理。假廟二句用其所萃也。物必有變。蓄之而不修。是聽物之壞。聽物之壞不安。則修之是理。貞是修其所萃也。祖考與道爲體。其精神卽道之精神。是與天地長存者。常自聚亦常共聚。各廟之設。大廟之祫。皆因其聚而聚之。是用祖考之聚。已之精神聚。則可以事祖考。以之事祖考。是用已之聚。假廟謂既立廟而假之。立廟是用祖考之聚。假之是

用已之聚。此句舉一例餘。下句又廣之而亦只舉其大者。道德聚則見大人可以成才猷聚則見大人可以行。皆不變其所聚之機也。亨卽可成可行。正見用其所聚者。是使之有所伸所以爲利。而假廟之有所伸。以此推見。萃之不正者不足用。上二句言足用以卦之爲萃。從九五之剛中致應取出者。則萃之正者也。萃是正者則修之。是修其正使不壞耳。故貞是修其所萃。使正不壞是固其正。故言貞。用大牲二句。又補明用之在盡其量。大牲句言用之之全。攸往句言用之之長。一橫一直。皆盡其量也。用大牲就便承假廟取以見凡有攸往亦承見大人言而是直舉其凡。往者行之不已。見大人亦是行。而往則統其類言之也。吉利皆用之愈多則功愈多之意。事鬼神之禮盛。則鬼神愈懽。己心愈安。此所謂吉。有攸往以見大人之可成可行。推之則得益皆有加。所謂利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見如此以致之聚。乃可以當卦。欲求合卦者。在求順與剛中也。故聚猶云故是眞聚。去澤地之象言此者。以以人事之髣髴喻人。不如直舉人事之明。既明則可无贅設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首二句是因彖詞而決之之例。彖詞假言當至。註可以至。所以當至之義也。至是至孝享。故可此決其義之義以統其辭也。子孫无孝享可致則已。有可致則當致。不待言矣。致爲當然而至卽是致。故卽爲當然也。已之精神聚。則能使享成爲孝享。是有所致者。祖考之精神聚。是有受致者。合此兩者故至卽爲致。孝享至爲致孝享。乃不是狎瀆僭忒而可。謂彖詞以其假爲致孝享。故言當假。今思在萃之時。其假果爲致孝享也。利見二句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彖詞云其占又爲利見大人。蓋此卦兼以卦體之

義而後成則不獨聚之義而且以正者聚之義也　二句卽發明上文就聚之正者言可見承之言修是修其正者修其正者則道在固於正不待言矣是幷利貞決在言外　用大牲三句與首二句同例　謂爻詞以此爲順天命之事故言吉利今思在卦之時此果爲順天命之事也　以上就卦是萃言此就卦是大萃言萃則當用大萃則當大用也　天卽理也順天命者順理之所使也　實有是物而後有用是物之理言順理之所使卽言有其理言有其理卽言實有其物也　虛夸之所爲施於事物齟齬如虛夸之品鬼神所吐虛夸之學大人所擯也如此安得吉利吉利者用其實有之具而非虛夸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釋之例　加勉人用卦與占也　謂人於天地萬物欲觀其是如上文之所謂聚與否則可得而見其事幷見其爲情也　猶云凡此卦義占義皆不可易之理觀之天地萬物可見也　天地萬物不能違則其不可易見矣　聚字該萃及假廟見大人貞用大牲有攸往諸義在內占義本卦義帶見者則卽卦義也　總結上文之意而以天地萬物證明其不易卽釋所未明也　淺觀之只見其聚深觀之又見其聚出於自然无作爲知是其本性之情所謂情可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者陽氣薰蒸之所爲陽氣出地則萬物潔齊相見春夏之象也　民治則聚亂則散密防其亂所以保全其聚除戎器是以防亂之具无不聚見所以聚人之道備也非以散此爲用卦　以是用之天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當萃之時。猶云在萃卦中。若在他卦。則上事又不作萃之得失觀矣。爲笑以上是象。笑者。笑其從正爲去菀集枯也。既以爲異。彼又以爲失計。將惡我輕我而攻侮至矣。勿恤者。勿恤其攻侮也。註傳志字皆承孚言。其聚本由志聚。則散是志變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提撕之例。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由爻詞以亂萃爲有孚者之事證之。則是雖其志之已成亦可亂也。見志未足恃。爲人之道又在持志也。占詞欲人救之已失。此并欲人防之未然而无失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者。二陰非應五者。已事君而未能以其羣事君之象。所應得五是得君之象。以五賢君之象也。引吉无咎。就雜於二陰起占。五非不能用人者。二陰知不應五。是不宜爲之用。比二不正。故二與之爲羣是雜。引在導之於義。不在薦舉。二已能絕類上引又進之以來連也。吉者。有人爲助。則致澤之功大也。无咎者。以人事君。乃盡事君之道也。孚乃利用禴。就九五起占。是言所能然。應五應字。即以中正柔順虛中上應言。中正則无私利之念。柔順則无亢戾之氣。此即是虛中。而爻於虛中。則實際規模。并見其象也。无私利之念。則其忠勤非爲己。无亢戾之氣。則其恭遜非強飾。此所謂孚。而如此便可固其交者。則以君之賢也。孚亦未必能得君。然二又有得君之象。故占得之者又有利用禴之占。上下兩義各開看。即不引亦利用禴。而必引乃吉无咎也。九五之剛健中正誠實。亦標本并見其象。剛健則能誠實。中正則誠實能用之中正。下交既誠實。則於下之儀文疎略。亦无責備矣。二之柔順。本盡臣禮。利用禴言其初不藉此耳。兩中正皆言以至於中爲正。正之極也。虛中誠實。以奇偶之畫取象。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註釋之例。應五卽以柔順中正虛中應爻詞於應五外另言引。是於中正外又言一善。此以引推合中正。見其不可不爲也。无咎言至此臣道方盡。是以引爲天理之一端。此又言一端之得失。卽全體之得失。以全體缺其一端。卽非全體也。一端已重關係全體則益重矣。引吉无咎。謂能引以得吉。无咎卽言能引耳。下句言如此方是中未變否則是變也。變謂非全體之本然。中者正之至。故以之統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柔本屈於物欲。不中不正。又不能以天理自克也。不獨不中而幷不正。不能取理之極詞。下二陰本非所當求。而陰柔不中正。則不能不求。陰與陰不相須。故求而不得。如語詞總且萃且嗟也。按註无攸利連嗟如爲文。言其萃无益也。往之遲與所往者无足取。俱可羞吝。而獨得其正應。則兩者歸之改過安分。故可无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上句述爻詞。下句決之。謂爻詞云往合於理而无咎。今思處三之地。信乎理唯一往。往則合理。不往則悖理也。上巽謂向上順從。是代往字之詞。以往爲遲而不往。是諱過而不改。以上爲窮爻而不往。是先利而後義。不往非理。則理止有一往矣。周孔皆以此言。

九四。大吉。无咎。

不正只是心不正若事皆不正則不能得上下之萃矣　人固有詐僞得志者此其象也　大吉是以效紀事之詞　大吉非久正不能致言大吉卽言久於正也久則能誠誠則實得正矣故无咎　總言不正不易革戒人勿陷於不正也　大吉不外上下之比推廣而加厚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提撕之例　倒出言前句在後　謂爻詞云必大吉乃无咎此位不當之占也　叮嚀人以不正不易革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首句連九五二字成文卽註首二句　所謂以君子通天下之志者　以陽剛中正萃人是已盡萃人之道於位稱矣故无咎　人有未信卽人有未萃　元永貞卽陽剛中正之不變解見比卦但如前自盡而不責人也　悔亡者久則人喻并元匪孚明見己之无失不致疑而自悔也　二句兼戒恕己責人恕己則墮修恐多失萃人之道責人則苛急亦失萃人之道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決匪孚卽決下文也　謂爻詞云萃有位之初不免有匪孚今思萃有位之初果不免有匪孚也　言道之機候人之機候俱只得如此尙須元永貞乃悔亡而未可自恕亦但須元永貞卽悔亡而不必責人也　志未光是以所以匪孚之故代

匪孚之詞。人君所臨者大德。久而後衆見。又久而後衆諭其誠。因人之遠近智愚不齊也。志未光者有未見其德无由見其誠者有見其德亦未見其誠者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註首三句卽云求萃至終而不得。陰柔者屈於物欲。如是則雖居正亦非眞德。不足以結正人。无位則小人亦无所利而不歸。故求萃不得而幷无德。故至此則已之咎矣。痛自悔艾。則雖未必得萃。而亦可以无咎耳。求萃不得。一以位。一以德。然位非人所能爲。人所當盡之道止有修德耳。能修德則盡其所當盡之道矣。故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註釋之例。爻詞无咎就不安而與之。此釋明不安之可與者僅。見无咎之爲與僅也。爻詞勸改過。此戒懼過。與初爻同意。未者將然之詞。謂駸駸近於安而特未耳。是去怙終一閒之義。此時修德。不特未必得萃。卽德亦所成无幾。爻詞云无咎。是不責其萃。幷不責其德。唯與其能修本所與者僅。但大段是褒詞。而貶隱具其中。此乃醒出有貶在也。上卽萃之終。一向失萃道而不得萃之末後也。

䷮ 巽下 坤上 ䷧ 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占例據傳分柔上居四爲卦名義則是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升而不能是不亨升而无所建立則升猶不升亦是不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治功學問之求進皆是南征

彖曰柔以時升

示人所以合卦之道人皆知以求升取升而不知不求升乃所以能升也柔者不強爲升之意不強爲而升可知時使之然唯時使之升乃眞能升故名以升從柔看出以時從以時看出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提撕之例語氣例見履卦謂由彖詞觀之是謂卦有此善而升者唯有此善故大亨也見升在俟時與度身度君非敎求進正止躁進也巽靜伏而居後又在內是有不急進之心順者順理順勢又在外是有不輕進之迹二者善於進之道也剛中而五應學優而君明之象是可進之時總以善進之道而得進之時也如是之進必无阻矣剛以任事之才言中以合道之德言柔以時三字中有俟時意卽巽而順之義有得時意卽剛中而應之義升之成卽大亨卦德卦體卽卦變之重見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因彖詞而決之之例兩上句述彖詞下兩句是決之亦本卦德卦體言上節言如此而後亨是戒躁意此節言如此則必亨是勸靜意有慶志行是以勿恤吉之義代其詞有慶卽道行之謂道行則天下蒙福而君子以天下爲身天下之福卽己之福也道行方是升之亨亨方是眞能升志行者前進之志在至於前果至於前爲進之志遂也卽所圖能得之意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從地中生起是不凌節之義與漸同而從地中生出則本深末茂是高大之義與漸異　漸只修德用功之象此兼成功之象也以順德謂用此象於修德下句方用之之實　愼是修之實際故以愼言修積高者愼之境候也　不由小以大非卦之象限於小而不大亦非卦之象唯君子之修德循德之勢而又窮德之量方與卦象似　逐少累之之謂積是進以漸也高大者有漸之進不已之效也　高以精粗言如大聖神是也大以多少言如善信美是也

初六允升大吉

下是三畫卦之下此句總解明巽之主　占只取巽義　巽者順物而不抗下已而不矜故一陰在二陽之下名巽如此則能入人故作入義　就升論則以能升爲吉以无不能升爲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註釋之例　釋明爻詞口中巽於二陽之實也　因從善若登以陰巽陽有不能革心之疑恐占者以貌從當之故必釋明以要之求誠　陰之從陽雖難於誠而亦可加勉而能爻詞亦本以其誠言之但未便自疏耳　上合志者與上兩志相合言已亦有上之志也謂所謂巽者如此故能升不然美不由中必有敗露之處爲上所窺而交不固失助不能升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孚以陽剛起義與萃不同因五陰柔謙讓不宜知始則二須以出謀發慮自在不然則不能相助爲理而負五矣故與萃二異事而同情　上下爻皆言升則引之義亦見　餘義見萃二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註釋之例　以有吉可言釋明爻詞不言吉是謂如此之臣不待以吉勸見臣品之純在无功利之心也　爻與萃二同則亦同有吉可知　吉不外可喜之事有喜卽有吉也

九三升虛邑

陽剛言純陽剛不雜以陰柔也居正卽在其中剛可用之才正可用之德以可用之身遇用人之朝其進之无阻如入无人之境矣　坤爻皆有順德是不迕物者有人而不相迕則如无人矣故卽以坤之虛爲象非直以陰虛與爲國邑起義也　以象爲占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註釋之例　釋虛字未盡顯之義以重爲勸也　境中尙有人在則雖知未必遇而猶恐或遇无所疑者絕无人在不待慮及或遇也　謂虛有大概之詞有極致之詞空處多便謂之虛此大概之詞空之盡方謂之虛此極致之詞以大概之虛形容只是言往之利以極致之虛形容乃是言極利而此則以極致之虛言也　言利已是勸言極利是重勸升時不可爲勸者勸其保陽剛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四方升至上卦猶可以進上則升極宜返故皆重陰而四見爲順上見爲冥　以柔居柔柔順之至竭其誠敬以事上者也　人之敬人則唯其人是順順者敬之發也至順卽至敬敬至於至則幷見誠矣　吉謂得福於上在事君言不外道行身泰也　无咎謂盡臣道吉以效言无咎以理言兩見其事之當爲以爲勸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提撕之例　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王用亨于岐山此六四順事之象也上註言四之順事有此象卽此言是六四順事之象也　以聖人於如此順事方與之吉无咎見順事未至如此猶非吉无咎之道也　順事謂順以事上

六五貞吉升階

此爲藉隆基有美德而未學之主之象而凡有基地之人亦可通用　中美德也不正未學也　心少私欲私意之累未至偏倚近於未發之中中也行事未當不正也　以陰居陽以暗而爲善之象暗則不能得善故有不正學可以發蒙故暗之象卽未學之象　當升將極之陰而居五成康當天下可仁之時爲天子之象吉則天下已仁也　通是難詞言雖如五之德之時猶必進於純正而後可以得吉也　升階又言之易五當仁垂成之時前境无多機候已到故升則易但恐不能升耳如秀之爲實易而亦有不秀也　階者途不遠而有實踐之義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註釋之例。揭明吉升階之事體。見貞之功大。重以爲勸也。唯是爲君无可復加之事。故爲君之志至此而止。言大得志。卽言所得之效是无可復加之效也。吉卽能升。已是得志。又升之易則志得无餘矣。易則速。遲不如速。故志又以易方滿。謂貞則吉升階。是貞則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至此卽是冥。非謂由此而復求升也。高者物之所忌。功高則不賞。位高則身危。升極則困。至此大段道理。於此不識。是昏迷之極也。居上是不已之象。以陰居上。是以冥而不已之象。已如爻者无可救藥。占非爲之言。是教他人反用之法也。川流不舍。正是不息者。不息用於此。是與理之不息爲不息也。利者。可反冥升之象而得吉无咎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提撕之例。下句是爻詞象占。中間无字句。首句謂爻詞云冥升至於在上。是述爻詞而舉意以代之。消者自有而无。消不富謂消其富爲不富。不富是明消之盡。非有消无富之謂。消不富是无可救藥之勢。爻詞正爲是如此故不爲之謀。而但借以發他人之教。

䷮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占例。亨大人是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餘直言之。　能悅則亨。是困後之義。而貞大人乃能是亨之義。亦卽困後之義也。據註反貞大人以不正之小人。則貞大人是守正而如二五之大人。　註則得其正。是言悅是正事。見所以非守正者不能。非直釋貞字。　亨指悅言。吉无咎又指亨言。　亨以困時言。貞大人以平日言。平日是貞大人。困時乃能悅也。　剛掩爲困。是困以道得也。則去困必以去道矣。君子之不去困者。不去道也。不去道。則道仍行而未息矣。　悅與惡反。不惡困故不思去困。不思去困故不用去道。此亨之所以然也。　貞无徇欲之迹也。大人有絕欲之德也。　欲盡則困无與於己。故不惡困。卽仁者可以處約之義。　貞者固於正。固則誠。可知矣。本言貞便足。但以迹統心。意到而語未到。恐人不及領會。故又以大人直言之。　大人指剛中之德。稱剛中者心不屈於物。而中立不倚。總无欲之體。貞之本也。　道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道存卽身存。故亨是吉。　人本不離道。則不離道乃不失人所當然之理。故亨是无咎。　有言不信。又戒不惡困者之過。　柳下惠之進不隱賢。有言也。其所以然。冀有益於世也。不信大段奪其所冀以止之。益取困窮。其兼意也。　人心善惡无中立之勢。不用君子。則必嫉惡。言不信。卽可見益取困而事相連。故傳又言窮以該之。　君子不惡困而亦以困爲戒者。以故取不必來之困。亦非順事物之理而不正也。

彖曰。困。剛揜也。

言境逆理直。見非君子不能亨。　境逆則有欲必惡。既惡又有理直可恃。則必求去矣。　揜是境逆。剛是理直。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首二句因彖詞而決之之例。決貞大人吉也。彖詞吉字本承困亨言。故卽當困亨繹之。其唯君子是繹出貞大人乃能來。總代貞大人吉之詞而決之。謂彖詞以困亨歸之貞大人。而云貞大人吉。今思險而悅。則困而不失其所亨矣。然此信乎其唯君子能之乎。君子二字括貞大人三字。貞其標。大人其本也。剛中之人就其自成之品言之。則爲君子。就其較人之等言之。則爲大人。人之德成則大於衆人也。貞大人吉二句提撕之例。見大人是貞之本。剛中是大人之實。爲貞在爲大人。爲大人在爲剛中也。上文三句已舉其詞決之。此又舉其詞之本於卦著之。辨明與直言。其義不同。見其出於鬼神所告愈明也。語氣是述其所以言。謂此貞大人吉之詞。又非聖人自言之。而取卦之所示者言之也。蓋由二五之剛中見大人之彖由大人見之之道由貞大人見吉之義而後云然。是總以剛中生此詞也。有言二句。因彖詞而決之之例。下句猶云信之有不信也。尙口代有言之詞。窮卽該不信。解見彖詞。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中之物以水而生。无水則生窮。物之困非澤之困也。正君子失時所爲不遂之象。窮困之極。言之則危及於命。致命者聽其然而不避也。是以順受其甚者該其餘。順受困則用困於身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上行爲通。居下之極。困之底也。臀字讀斷。謂在受困者中爲臀。用卽有傷。困之底則傷甚矣。而陰暗又不能安於傷。故爲困于株木之象。不能安與不安不同。不安是境。不能安是不能處之如安而必求安也。困由時數與已所致。則順受是本分之理。不順受是不明此理。入于幽谷。以不能安推見不明之甚。三歲不覿。以不明之甚推見終不明。愚可破。下愚不可破也。不明是不明理。言不明之甚事。卽言非理之甚事。以儆占者使改也。首句是彖。以下皆因其不能安言之。是占。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言不明至此。則眞无明理矣。幽不明者。幽不復明。是代三歲不覿之詞。不明之極。故終不明。言終不明。卽言不明之極。不明非理之甚。故是不明之極。言不明之極。又卽言不明非理之甚。總決不能安是非理之甚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明夷之時。不晦其明。則爲世緣之招。後將有所牽引而不能去。終及於難矣。爻象是此義也。无凶害者。小人初亦敬愛之。而已之溺安以取困。卽在此矣。朱紱方來申明酒食二字。利用亨祀謂任眞无匿。只宜用於遯世之君子。征凶謂不可概用之世人。无咎謂不晦其明。未合道之權。亦未失道之正。恐人戒凶之過矯之太甚而入於詭隨。故言不必盡反也。先以凶戒。則非爲征勸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爻有困于酒食之象。蓋不能韜藏而著其中德。則雖困時亦有慶也。有慶卽上註得其所欲之多。能克私欲而後天理立。故中可該剛。周孔之意皆見不可不斂其德。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入于其宮二句。申明此困據是困之極。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上二句提撕之例。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據于蒺藜。此柔乘剛之象也。剛君子之象。陵之惡甚於援。所援者亦以此益惡之。三致禍之全局成於此。故專舉之。當云其象不獨爲困于石又爲據蒺藜。蓋不獨承剛而又乘剛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以不能濟初六之困起義。見在下之困爲在上者之責。君之於民。臣之於友。皆其正應。則皆此類也。上二句言初六困於九二不能進。吝者失在上之道。然是不能非不爲。故不言咎悔。困人者爲邪。援人者爲正。邪有自敗之理。不能終爲正害。非正者之弱。能勝之也。有終者終能援下。

言此勸无見難而變志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上二句述爻詞上文而紬繹之。下二句紬繹出有終之確而決之。志在下。作爻詞言後句。謂爻詞云雖不能以之速來。而志自不忘而欲其來也。然如此則信可以待邪者之自敗而雖弱亦能濟矣。志在下從正應推見。應正者是正人。既應則分親。正人於分親之人必不相棄也。不當位者。居陰言才弱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小人之深者籠絡于上。淺者跋扈於下。而能從容以除之。思宗之象也。　徐言其外悅言其內。合作一事。剛中其所以然也。　遲久有勉強按抑者。悅則有安焉之意。无按抑之苦也。剛中已隱含此義。而悅又明見之。　爻无徐象。然悅未有不徐。故若并徐見之。而云不獨徐而且有悅也。　剛中以全體言。　剛中之能悅。是桓魋其如予何之義。能自信可免。卽不免亦无愧怍。故困不能入其心也。　利用祭祀。謂占得此爻而用之以祭祀亦利。　祭祀之獲福雖待久。然久而獲福卽是利。　爻有久當獲福之義。故爲祭祀之利占。言爲祭祀之利占。卽宛然有久當獲福之義也。　上三句按註占具象中。是以象爲占。其占得困而能善處之也。　困是凶。能善處之便是吉。末句又言終有世人所謂吉。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提撕之例。　志未得是并述言後句。以中直受福是倒出言前句。　謂爻詞云劓而且刖。其志未得如此也。又似云志雖未得而乃徐有悅。蓋以其中而生直。則能徐而悅也。又云能徐而悅。則爲利用祭祀之占。蓋能徐而悅。則久當受福。而祭祀者占則久當受福。則是利占也。未得句是反跌下文之詞。未得謂絕未得。非未全得。　以中直見處困之道。則由平日修德不可以襲取。　直卽理直氣壯之直。所謂自信可免。卽不免亦无愧怍也。　中可該剛解見二爻傳。　爻詞本謂剛中已具悅義。而悅體又明見之耳。故會其意。去悅體而代其詞。　下二段合言能徐而悅則受福。而先言所以能徐而悅。乃承徐而悅言之。　利用二句總言徐而悅則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爻是困極之象。占正爲窮有變理。恐人因此輕動。故戒之。　當以困極亦未可輕動作主意。　掛于葛藟。未墜而恐墜。不安之極象。故曰於臲卼。下只足明上句。觀傳併作一句可見。　先一悔字是後悔其動。後一悔字是今悔其欲動之念。　此時人情必不能不動。故

一禁其前一勸其却以止之。征吉言今不動則能自全以待可動之時而動以得吉。正與先悔字相反。得吉另須征時有道而今能自全方可以講後日之道故吉亦係於今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提撕之例。上二句謂爻詞云困于葛藟。其時之未得當固有如此也。此句動悔即見言外。故全文置動悔不述。于葛藟。困仍極之象也。困未少寬。可知未有變機。逆機而動。自有傷害矣。得當遂志之意。未得當作爻詞言後足明句。動悔作爻詞承上轉下句。非正述動悔句。謂知動悔而有悔。動悔謂動則傷害。動則傷害。是不動則无傷害矣。故可以待時而征吉。吉行代征吉之詞。猶云行吉也。

䷯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占例。據傳首句是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餘直言之。木入乎水之下。是穴地及於水之義。木之吸水以生。是上出地之水之義。故爲井之象。改邑句言卦告人使守舊。井已是不改之象。剛中又是不改之道。卦以此示人。是告人以當如此也。无喪二句言卦又并告人以舊當守之故。井之不改是如此者。則示人以井。即并示人以如此矣。无喪是利。不改則利。故當不改也。汔至以下言卦又告人以守當有終。井之不改是終不改者。則示人以井。是不獨告人以當不改。且告人以終不改也。不爲不終不利。則可不勉人有終。故告人有終。即如告人以不終不利也。无得者專爲一事。則不能更立他事也。然此一事之內自有功。无得以他事言。凶之无功以本事言。非矛盾也。如學而祿不至。是无得。學之久而德進是有功。往來句又申明上句。仍井之是无喪。止仍

井之是无得。井其井者。因其前之井以爲井也。汔至如溫故之將至於知新。未繘井如未知新。以一番功夫之究竟言。敬勉是所以爲守之目。瓶不收則墮。收之不仔細亦觸。故以羸爲敬勉之反喻。羸瓶言廢其守凶言无功。有功是吉。吉之外即凶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首句見卦義似與人事不通。下句發明其中有通於人事之義。巽水上水。唯井有其事。卦象以事傳物。聖人於事見物。遂以物立名。而聖人之意終是借物以示事。下句正從井中取還巽上之事。以求其義也。謂井有養人之義。占養人者得此卦。直是正告當於養人中用占之意。占他事者得此卦。亦是以養人之義類告。亦當於他事中用占之意也。此與鼎同例。鼎亦不過烹飪之具。而究其用即有養上下之義在其中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首二句提撕之例。是從彖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彖詞井由剛中推出此而後云卦告人當如此。是此以剛中乃能之事也。是示爲守者求端用力之地。剛中義見困卦。心无功利之私。故无所爲而不變常。凡人之不能守者。皆爲所守者不能致其所欲。故改圖也。後四句會其意代其詞而述之。正面總作彖詞言。後自釋語有述彖詞在言前。謂彖詞云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何者。汔至亦未繘井。是未有功。則羸其瓶是以全无功終矣。故爲凶也。未有是一未有苟已少有。則羸瓶只是不全有非全无矣。他事有未終亦稍有功者。唯汲井則未繘總未有得。事去成功時遠。則敗只是敗事。去成功時近。則敗是即敗功。事未是吉。則敗事未是去吉入凶。功是吉。故敗功是去吉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彖就水所以在上取義此以水之在上取義彖以井中之人事言此以井之功用言也　木上有水卽津潤上行之謂卽養而不窮之義君子之以以其養而不窮也　勞如勞旋卒之勞先勞之而後慰之也使民任九職是勞之而卽以使民得快其仰事俯畜之意於後是慰之　通力合作農末相資親睦任卹皆相有法以使之然是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陰象餘皆下象　據註井以下歸之陰所爲　无可上出爲功者故不能上爲功不食與三之人任其咎者不同　下句是申明上句之詞謂不食非有不食乃絕无食者也　舊井只申明所謂泥言此泥者亦有似井處而究之是舊者无害於泥也　井居其所而遷舊則非井矣　陽健運陰凝滯舊亦陰所爲　養人之事違時亦无益於人貢助徹所以遞更爲此故也故舊可作泥觀泥謂泥之變其水爲泥也　以象爲占　每句上二字占見美惡下二字占見窮通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上二句註釋之例　補爻詞所未及以加爲戒也　爻詞只言其目前不食此又言其終於不食　下者不上出卽不食之謂　謂以泥而下則終於下與三有受福之望不同蓋遇不遇不可必而无可遇之具則不遇可必也　下二句因爻詞而決之之例　謂爻詞云舊井則時舍時舍則无禽今思舊井信乎時舍也言後有安得有禽句但覺說到此卽不待言遂歇住耳講家須補出非時之爲舊非時則時无所用之是爲時舍无禽原本此言故決此卽決无禽　時爲天下所同故時舍則无人不舍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剛中者。不屈於物而中立无倚。无私欲之成德也。道不行於天下。而僅及於鄉黨之象。其事小矣。故言射。井谷井而如谷也。谷在山間。幽僻不近人也。亦有大義。以象爲占。未然者占將如此。已然者占得不可免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註釋之例。釋不言悔吝之故。謂所以不言悔吝。其故卽自見於詞中。告在人不在己。是无悔吝可言也。无與卽代甕敝漏之詞。見士止當患无及人之具。不必患无及人之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上二句是象。下二句是占。以陽居陽。泉有餘也。在下之上有上出之志。不爲隱遁而負出衆之望也。未爲時用。未居上卦也。受福兼施者受者言。則惻亦兼爲施者受者惻。事功爵祿之福。君子之所輕。不得之可惻小。遂生復性之福。天下之所重。不得之可惻大。筮得此爻在下爲須俟時在上爲有遺賢之占。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見君子之用舍大關於世。人君必當爲王明也。有述爻詞在先正面是決之謂。由今思之。如此果使人爲我心惻。如此果益受其福也。剛者惻。君子憂世之志不伸亦惻。世之无福也。此見君子之舍關世之病大。受福亦兼受者言。此見君子之用關世之利大。求王明謂有求以見王之明。爻詞本云王明則汲。是謂明卽有求以見之。能求方眞是明。亦有受福與之相連。三字是幷述其詞之說也。

六四。井甃。无咎。

修己即修其安人安百姓者。故不用世而无負世之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註釋之例。爻詞概言甃而未著限量。今揭明限量亦釋所未顯之義也。謂井甃所以得无咎者。其所謂甃非獨脩之謂。而脩之至成井之謂也。至於成井則爲物備相及之具。而不負於相成之義矣。爻詞統勉人脩。此又勉人脩之求成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井以洌爲貴。泉以寒爲尚。井比王心。泉比王道。心无邪穢渣滓。洌也。道施於人。蠲煩解鬱如滌清涼。寒也。陽剛者。天理不屈於物欲。仁之體也。井洌之義。中正者權則見中。經則見正。仁之用也。寒泉之義。五及物之位。食之義。食字兼頂二句。謂井洌寒泉而見食。以象爲占。能當之者爲正告。不能當之者爲反告。其吉凶又不待言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提撕之例。見君道以中正爲成。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似云爻之象又爲以寒泉合之井洌而爲人之食。蓋爻以九居五。是中正兼之也。王道之實成爲王道在用。人之實受養於王道亦在用。故重表中正以爲勉。然用至盡善。必非无體可襲。則亦未嘗不

勉以陽剛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欲以惠澤任人之取而不禁。是有王者大公之志。志在廣其惠澤。則亦不能不行王政可知。但出之无本。所行有限。不能自滿其志耳。若有源而不窮。則居然王者矣。其於王者治平之效何有乎。有孚只指見在所行者從源出而有源則繼此之出不窮可知矣故井包不窮之義。源心之德。上爻之陽剛是也。此卦之陽剛。皆作仁者看。與他卦不同。此欲爲主而未有德者之占。若有德者得之。則占詞并作以告象當告占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註釋之例。爻詞既以元吉勸人爲有孚。此又以大成勸人求元吉而求元吉在爲有孚。是即加勸人爲有孚也。是就元与孚中層事體。是進一層義。天下治平。是養道大成之驗。得此則養道之大成可信矣。元吉言君之利。大成言君之善。善人者人多之職。養道大成則盡其職。无少虧矣。故是君之善。

☲☱ 離下
兌上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占例。首句直言卦後之義。餘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之。人不必已當革任。但值世界有所當革之時。即算已處革局中也。總言卦是告人以見處革局中而隨告以革之方。首戒驅迫人從次戒所革失正也。孚則必亨。亨亦由孚。二字不得分兩截事。但先言正亦已日方亨。後言已日亦正方亨耳。天下之理。其直是本事物之理而非借於他事物之理者。所謂正也。時宜之理。不過就此參以他事物之宜否而損益之耳。不離乎正。乃眞時宜之理也。孚者知之深而无疑。即所謂喻諸人人知其當。則奉行而不距矣。是爲亨。悔者因不亨而悔其不當革或所革之不當也。故悔亡即指亨言。睽之二女。以姊妹之異歸言。此以妻妾之相陵言。異歸不生仇隙。故止於睽。相陵則不至相息不止矣。陵上者先不得於上。受陵者亦不得於下。文明者。不獨明而有理在中也。和悅解見履卦。總從容之意。有智而以從容盡之。則事无不當矣。元亨以下。總言卦德是可以大亨无悔而不離乎正者。則卦明告占者以元亨利貞悔亡也。利貞悔亡。是申明元亨以貞得元亨是利。而悔亡以貞得元亨是貞。故利而悔亡也。貞就革時言。非就革後言。革是值新起之局。造次易於失正。而能不失。則其正固矣。故言貞。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例見睽卦。古者貴人方有妾。皆姪娣也。故仍統以父母而稱女。此本以防相息而終不能免女德之險也。美息惡生。惡息美生。皆息後有生也。註義不必另離上文作解。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首二句因彖詞而決之之例。謂彖詞云己日乃孚。今思之果必己日而後革而信之也。革而信之代乃孚之詞。此見必不容驅迫。以下提撕之例。會意或易或增其詞而述之。謂彖詞云卦之文明以悅。此能大亨而以正。得之之義。是示占者在革而當。唯

革而當其悔乃亡也。大亨以正。倒裝之詞。卽云以正大亨。亨大段以合時宜。不獨以正。但少不得正。以正謂亦以正。非專以正也。革是從時不待言。以不失常合之。則當之義全矣。故只以正言當。革而當代貞字暗帶利字。以下文托明悔以此亡所以利此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與恆卦日月節同例。占詞戒輕革。而卦先教革。无非之之意。此節專釋卦意。謂革自不可无。以救上文語病也。極推及事物之大者。見革之无處可少。无處可少。所謂大也。時卽時義。義其意。時其體。故獨稱時亦得。稱時見非常可用。亦非常可不用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以是以於天下。治曆舉一例餘之詞。卽上文革命亦統其中。專取治曆爲例者。見君子之革。皆因天地之自然而裁成輔相之。非私智僞擾也。

初六。鞏用黃牛之革。

從革之始起義。言有當如此之象。非言有能如此之象。凡事創始爲難。故无助則未可試。陳涉之首難而敗。正不識此也。六爻除九五中正之外。皆與柔抑剛。以革之當愼也。以象爲占。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提撕之例。見時之辨微。大段似革之時。而却實是不可有爲之時。所謂其辨微也。革者事之時。不可以有爲者事在成之時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似云鞏用黃牛。此不可以有爲之時之道也。總見居初无應爲不可有爲之時。初則創始難。无應

則不能勝難。故爲不可有爲之時。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柔順則窮理不盡。行事不暴。中正則可經可權。文明則知經知權。有應則權柄所歸。无下焉者之悖。以致民弗違。故可以革。中正主行之德。文明主知之德。卽一仁一智。智用之過銳。亦不能盡理。仁出之過懇。亦不能中節。柔順所謂文之以禮樂。中无氣質之偏。正无私欲之邪。皆以心言。意誠而正矣。心正乃是中正。只大段能從正中。方能不倚於正。而從至正。氣質之偏。能附於理。使成偏重不能回轉也。吉者行於人无咎者慊於己。事固有未盡道之精微。人不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可行於人。未必可慊於己。又言无咎見能盡道之精微也。主革者爲賢智。從革者爲庸衆。故有人不知而己獨知之處。

象曰。己日乃革之。行有嘉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謂爻詞云云。今思以柔順中正文明有應者而又加己日之愼。信乎吉无咎也。行字代征字。有嘉代吉无咎。意見此是革道之至善者。人所當行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不中四字總過剛二字。過有時亦是中者。當過而過也。此則不當過而亦過。一於過者也。居離之極。發露而明。似明之極也。是志在於賢智先人之驗。過剛有躁動之質。雖極有躁動之心。凶失正所致。厲強正亦不能純正所致。三是事到中途不可罷手

之時。恐其畏凶厲而沮退。故後二句又教之所以進。三就者三次審之。皆見爲理之完成。无欠缺瑕類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註釋之例。釋明三就非節限之意也。謂无可復加故言止於此。非爲革有過愼之嫌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居陰以事言。剛柔以材言。革之當不離以正。不正者徇時變而滅常理。則亦不信不通也。此孚與彖詞及三爻不同義。乃審之又審見之確而无疑也。改命極言无所不可。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提撕之例。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由有孚推見改命吉。是改命之吉得以信志也。信志代有孚之詞。心確見其然而後信之。非信耳目之見聞也。理非悉心反覆推求。不能確見於心。不離己日之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陽剛則能斷。中正則所斷者當。人君受臣下之成。故柔順文明有不必多用而若隱。故无其象不妨。然中正實非柔順文明不能得也。註大人二句言時當革。陽剛二句言德與權能革。無其時則大人亦養晦。非大人則有時亦不能乘。中正即二之中正。虎變

者。王道四達而不悖。藏蓄之美盡見於外。卽革无不當而大亨也。按註此句卽以象爲占。占者之所以當爻者。時德權也。權易考。時與德俱難考。故未占句教以考之之驗。卽中庸徵諸庶民之義。是使人於已占時回省。非使人未占時。先以此占平日希冀徵民。則功利之私。其爭亦或有所作爲而不足信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決在於未占有孚乃足當爻也。是以虎變推合未占有孚自見言外。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大人虎變。此以陽剛中正而主革者。其文炳之象也。虎變是事象。文炳是事實。爻詞日中亦先言實。後言事象。積不厚者光不流。光之流必積之厚。而積之厚極則隱難盡隱。如革誠未成物時。亦必有形著明以動變化人者。故紬繹文炳。卽見未占有孚。只言虎變者。必未占有孚而占者必未占有孚。乃足當之。自見言外。文者。五采錯雜美而多也。脩己治人之道皆在內。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事不可速求盡美之凡。人心壞後。難驟盡革。若遽求盡革。則人恐不免於見惡而思去。否亦飾詐相欺耳。兩者皆反生亂故凶。主者於此。亦以仁俟之。必世而已。況非王者乎。征進求也。反征爲貞。无進求也。不強物以所不能。處物之正理也。向時如此。故能致豹變革面。正也。今豹變革面時仍如此。貞也。

豹變是文之盛。亦以外言。故尙可進求。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與上爻同例。文蔚順從。亦是事實。豹變革面。亦是事象。此人已竭能效應之事。則進而求之。是責人以所不能。可知必凶。而世道如此。亦粗可稱治平。則不進求以生變。卽是吉矣。故是以決征必凶貞則吉於言外見。

䷱ 巽上 離下 ䷝ 巽

鼎。元吉亨。

占例。指卦名義外之義以言卦後之義。卦兼有事物之象。此所以立名之故。然事有義可取。物无義可取。聖人之意。終是借物以示事。使人於其事取義。不是使人於其物取義。卦是以烹飪寓養物之義。占詞是承養物而言。養有善有不善。而由鮮食而火食。由火食而烹飪。是養之盡善者。則卦以烹飪示人。是示以養之善。故包卦象卦變卦體之義在內。而元亨是其後效。亨者。所養可成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首二句言卦兼取兩義。下二句見重示人下一義。上一義與人事不相通。唯下一義與人事廣相通。易爲人事作鬼神爲人事告。皆可知重下一義也。象也。謂卦體有其象也。聖人二句。謂亨飪之事極推其用。所以享帝養賢。其義爲善於養。卦是示烹飪之事。卽是示善於養之義也。享帝養賢。只就飲食之養窮其類極。見善於養以立凡。非以此盡烹飪之義也。飲食之養至此盡。養不以此盡。一養可爲衆養之凡。猶一飲食可爲衆飲食之凡。總言卦是以一切善於養之義示人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提撕之例。叮嚀人以善於養之則也。語氣例見履卦。謂由象詞觀之。是謂卦有此善而養德養民者。唯有此善。故大亨也。通節兼養德養民言。一切之養不勝窮。而就人言之。則養德養民其大者也。易爲人前知。柔進上行。是自克以勇應剛。是又有所以夾輔之使不衰。此是所以行。養德養民。不外以道養。有能知能行之德。則能得道以養之矣。故養可成。上行進之迹。進剛之用。柔主退。反而爲進克以剛也。得中二字承上文之詞。柔克以剛。則不過柔。亦不患過剛。而得剛柔之中矣。以其本柔。勉強之剛。恐衰。故又應剛。其中乃定。猶云既柔進上行而又應乎剛。非與上句各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猶以木巽火。以木入火。則木上有火矣。木上有火之爲鼎象。以事紀物也。安重於下以受上施。是鼎之爲道。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援上非爲下之節。本是干求其利。而幸遇上之賢。遂貽之以德。亦可以陰而不正取義。陰而不正。故可知其應之爲援上而有惡可去。得妾比得顛之賤行。得子比得四之貴德。及出否之時。則其顛之故意亦革其爻。又以親賢與敦舊耳。是先爲咎事而今爲正事也。即就顛之一事言。非言全人无失。全人无失。乃出否之義。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提撕之例。兩下句皆并述言後句。謂爻詞云鼎顚趾矣。然未遂爲悖也。蓋顚亦利於出否。而出否則所以去賤而從貴也。未悖是爻詞起下之詞。以從貴是爻詞足上之詞。未者可轉移之詞。爲有可轉移故未定。未悖卽過未爲過之意。欲有過者知其可救而思救也。救敗有得於人者。有得於己者。爻是得於人者。而聖人以爲通例。見无不可得於己者。皆作此觀可也。註可字代利字正字。利字上有因字。否以德言。貴以品言。人有否則品賤。出否則品貴。從者附於貴者之後。卽舜之徒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以剛居中。用力克私而立其天理也。如此則邪不能誘。是自守之方。故曰以剛中自守。自守者。使己不失其故吾也。鼎比身。實比德。害己之人爲己之仇。有相害之勢。卽似有相疾之意。不必宿怨方是仇。有害己之意方是疾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提撕之例。愼所之代我仇有疾之詞。猶云雖有實猶有見害之患也。終无尤代不我能卽吉之詞。猶云雖我仇有疾而能自守。則亦終无患也。上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之意。下句匹夫不可奪志之意。唯我有可害。故招害我者使欲害。爻詞言我仇有疾。卽言我猶可害也。有可害則當遠害。故愼所之可代我仇有疾。能卽則陷於惡而不吉。无尤无惡也。故可以代不我能卽吉。尤。惡之輕者。无尤无惡之盡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陽以九言。過剛失中以三言。陽德善而才健。人之美實也。然居陽則有過剛之象。過剛卽有失中之理。而三位又著其象。此美變爲不美之義也。越五應上。卽失中之一端。卽變之一端。而兩卦之爻又著變象。故爲革。資之所近。不防閑之則必流爲過。以九居三。

其象也。耳只比己之所以受舉而行者。卽指美實言。非指六五。美實變是已之所以受舉而行者變也。雉膏亦卽指美實。亦卽指陽。但就親承上卦處觀之。則此美似受賢師友之貽者。文明者。盛德積中。英華發外。賢師友之象。美實以彼之腴而成。則若卽彼之腴。故稱雉膏。失中只是善之偏。未入於惡。故无害於得正。能自守者。於其欲剛之意力持之。不與遂制其過也。陰陽和者。剛有柔濟也。虧悔者。不過剛則鮮失也。如此則還其原美可以待舉。所謂吉也。朝廷之上有比周之嫌。越五應上而无忌。此卽過剛失中處。越五非背五也。但親上則五必疑。不彌縫此。便似官棄君臣之交矣。結君之懽亦已所以受舉而行之一端。失此亦耳革之一端也。上宰相之象。應上附宰相之象。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提撕之例。以遇之窮由己之失。見應違可以自知。修己者當因而改勉。不可虛負進益之資也。耳革括下文二句之詞。言遇之窮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爻詞云鼎耳革而致其行塞雉膏不食。此失其義之象也。過剛失中。是修己凡事之失。越五應上。是處人一事之失。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見任人之當愼。折足覆餗。下位失職以敗君事之象。形渥句。見敗事者人。任罪者己。刑渥己是凶之實。又言凶者申明此凶是己所應得。理无可解。不得作雖有如无觀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註釋之例。釋其事中爻詞所未論之義也。爻詞只以迹之功過言。此又以心之善惡言也。初任事時必以成功許君。今反敗績。是不踐其言也。人唯於所不畏敬之人。方敢失信。今以施於君。是无君也。此已罪不容誅。不待論其事之凶於而國也。故凶无免理。使唯恐失信。則必愼於任人。今任人不愼。是敢於失信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爻有兩象。上句是有美德。下句是又得人爲輔。中德者心无外染之汚。一如天命之初未發之中也。虛中取象於畫之偶。卽虛心也。是不挾賢貴之義。中非中德之中。挾貴者必好勢。挾賢者必滿假。有此二病。便非中德。則中德者中本虛而又與賢同德。則不得不好賢。好賢則又不容有所挾。中德已含虛中之義。但爻又明著其象也。利貞。當占者已能如此而又戒之。占者難得聖人。則雖見前與爻合。難保不變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註釋之例。爻詞只就見成兩象言之。此方釋出兩象相通處。君道有德。亦須求賢始全。德不足。求賢亦可有補。恐人輕視求賢。故歸於德以重之。君子之心。視已德重於治功。故事尤以關係於德見重。謂此鼎黃耳者。又有金鉉之象。而要之總一中正以爲實之象而已也。虛中統於中德。以中德則无私欲私見。而又好德義。詳爻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子產事上以敬之象。如此則不見嫌於人主。不見疾於僚友。能安其身以大行其道矣。所謂无不利而大吉。无不利卽申明大吉之實。无兩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註釋之例。爻只言能柔。未言柔之限度。此方釋明之。專釋玉字中溫之一義。防人誤用而濫於柔也。謂玉鉉有溫之義。而以在上稱之。則見其溫自不過也。在上猶云以九居上。剛爲主柔爲客之義。剛柔節謂剛柔皆有節。剛以柔文之。則剛有節。以剛爲主。以柔爲客。則柔亦有節矣。人功必不能勝天質。故本剛而寓於柔。柔必不過。過剛止君子之過。過柔則小人之道大。抑剛而獎柔。則退君子進小人也。故聖人雖期其平。而終存貴剛之意。